

衛道新編序

孔聖降生二四七九年公元一九二八年尤列撰

列幼名季博、字令季、別字少統、晚號鉢華道人、一八六五年出生於原籍北水。一九三六年病逝南京寓所。公幼受業於同邑陸南朗先生門下、篤志古學、慨然受湯武歷史意識薰陶、早孕革命思潮、遂懷大志、遍遊大江南北、以察大勢。至北京、乃曾遊於番禺名儒梁杭雪門下、以廣其學。及求學於廣州算學館、彙緣而獲交孫中山先生、嗣與中山先生之同鄉楊鶴齡新會陳少白往來於廣州香港澳門之間、同道相謀、漸趨緊密、當時乃有四大寇之稱。旋創立興中會而同盟會、網羅志士、共圖大舉、嘗亡命海外、日本、南洋各地、向華僑鼓吹反清運動、歷入死出生、屢敗屢起、終而大功告成、肇造民國。公功成而身退、以編著爲事、力聞揚孔學、遣其餘年。惟常以在野之身、憂懷國是、畢生以服膺孫中山之爲人而爲人。公卒五十周年、公曆一九八七年、其嗣孫男嘉博編纂尤列集一巨冊、備載公之世系源流、一生功業言行著述、並附年譜。本文選錄其中之一。

戊辰仲夏、何君佩瑜、溫君恭良以其合編之衛道新編見示、曰、爲我序之。敬覽斯編、其要端在於南京大學院廢止祀孔之一令。列自以爲與何溫二君同情者、略得而言。我國道德衰落、至今亦云極矣。民元以來、雖廢孔之聲、轟震遐邇、然猶言語游說、非有實施之作用也。詎知變本加厲、今竟彰明廢孔、不復稍留餘地矣。究其用意、所以罪狀孔子者、則云因尊王忠君一點。夫尊王忠君、分明兩點。認爲一點者、不明倫理之學、其所豎義、先已誤矣。是以不得不謂之道德衰落、言之痛心。今請爲分別其尊王忠君二義以解釋之。尊王之說、言之有自者、漢何休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開口便謂、昔者孔子有云、吾志在春秋、行在孝經。宋孫復撰春秋尊王發微、於是後世學者本二書之詞旨、貿貿然曰：孔子志在春秋。而春秋爲尊王者之書、是孔子乃尊王者之人也、此孔子尊王者之說所由來也。惟志在春秋、非孝

經諱鈞命決之辭乎。何休執諱書以談經學、本無一駁之價值、姑置勿論。孫復上祖陸淳、下開胡安國、謂春秋有貶無褒、論者議其過於深求、而反失春秋之旨、名曰發微、究實功不補過。至其總論有曰、平王迨隱而死。夫生猶可待也、死何所爲、春秋始隱者、天下無復有王也云云。既稱無復有王、則所尊何王、豈不自相矛盾。抑無復有王、所以孫復重之尊之、使之復有其王可也。是尊王者乃孫復之事、而非孔子之事也。孔子孫復相去千五百餘年、孔子去今二千四百七十九年。今執孔子後千五百年之孫復之謬論、以廢二千四百餘年之孔子之學說、古今之大惑不解者、孰有過是者哉。因斯以談、孔子不但非尊王之人、孔子實抑王之人、又不可不知者也。何以言之、書之可信者、莫如論語、記聖人之言行、至確且詳者、亦莫如論語。論語子路篇第十一章、子曰、如有王者、必世而後仁。甚矣、王者之不易言仁也。乃顏淵篇第一章、顏淵問仁。子曰、克己復禮、天下歸仁焉、爲仁由己、而由人乎哉。何其速乎、是其必世之與一日、相去有如是之遠也。不知天地古今、可稱爲克己復禮、天下歸仁者、舍禪讓天下之一日、果何人何事何時何日、足以當之而無愧者乎。孔子生當言禁綦密之世、柳宗元所謂聖賢生於其時、亦無以立於天下、其公天下之主張、貴禪讓而抑王、不得已而幸留此極能會意之微言以貽我後人者、當體諒其苦衷矣、尚可強爲尊王者耶。忠君之說、何自而昉。論語八佾篇第十九章、定公問君使臣、臣事君、如之何。孔子對曰、君使臣以禮、臣事君以忠、是矣。此孔子因定公之有問而對、非孔子自言之言也。君禮臣臣忠君、各有責任、平等待遇者也。假如不若是之對、將對以何者爲宜耶。孔子嘗言、國危而不知、非智也、知而不爭、非忠也。是忠國也、忠告善道、忠友也、居處恭、執事敬、與人忠、忠於他族也。言忠信、行篤敬、忠於異邦也。訓伯魚曰、失親不忠、失忠不禮。贈子路曰、不忠無親、親交取親、其忠也。孔子實無所不用其忠、非特忠君而已也。即今社會中人、輒曰

忠實同志、則忠之一字、似應不便排斥。然竊窺當局者之廢孔之心理、忠君二字、必以爲忠則猶可、但不可忠於君耳。因我民國無君、所謂孔子實與現代思想大相悖謬者以此。簡直言之、則倫理之中、廢去君臣一倫然後快而已。豈知孔子之所謂君臣之義者、乃廣義之君臣論、而非狹義之君臣論者也。王臣公、公臣大夫、大夫臣士、士臣阜、阜臣輿、輿臣隸、隸臣僚、僚臣僕、僕臣臺。則將上而數之、臺君僕、僕君僚、僚君隸、隸君輿、輿君阜、阜君士、士君大夫、大夫君公、公君王。次第巡廻、其理一貫。是則所謂君臣者、一國之社會組織、出令者爲君、受命者爲臣、乃至出令之時爲君、受命之時爲臣、此流動之虛位、俗諺所謂做此官行此禮者、雖以一人之身而兩兼之、亦不容不有此秩序總稱之代名詞、以明其任之無可旁貸焉耳。孔子曰、大哉堯之爲君、君哉舜也。是以孟子演其義曰、規矩、方圓之至也、聖人、人倫之至也。欲爲君、盡君道、欲爲臣、盡臣道、二者皆法於堯舜而已矣。堯舜豈專制君主者乎、不猶是民國大總統乎。忠君也者、由今言之、服從命令之謂也。此數千年來文化之遺留、其結晶在此一點、我中華文國之根本也。讀遺囑、倒軍閥、謀統一、尊主義、何莫非此忠君之餘韻耳。今毅然廢之、將見一般秩序、不至不服從命令不止也、尙堪設想者歟。列之對於廢止祀孔之一令、區區之意如此、質之何溫二君、未審以之爲然否、請爲我正之、即以是而爲之序。

按民國十七年三月五日、國民政府南京大學院訓令全國、以孔子尊王忠君一點、有違現代思想自由原則、特令廢止祀孔。公之門人何佩瑜溫恭良合編衛道新編一書、以駁斥其謬。其後國民政府以此舉有毀壞禮教藩籬、違背世道人心、乃下令恢復祀孔。

孔子與中國文化

年月不詳 伍憲子撰

憲子原名莊、號夢蝶、古朗人。少從簡岸先生遊、潛心經史詞章之學、曾從康梁維新會主張、及與梁蔡密謀倒袁之策、浮沉政海多年。亦於海內外從事報業甚久、歷任香港商報、北京國民公報、美國三藩市世界日報及紐約公報主筆、以鼓吹民主、促進大同之治。晚年流寓香江、以講學著述終其年。遺著有經學通論、論語讀法、國學概論、尚書源流考等。公於一八八一年生於一九五九年卒、見旅美三邑總會館簡史、本文見廣東文徵續編。

中國文化、包羅萬有、自孔子而外、諸子百家皆各有所發揚。然切於人事、裨於實用、深合人心、垂爲世法、實以孔子所說最平易而精深。故中國文化當以孔子爲中心、不深知孔子、即不深知中國文化。但孔子不容易知、二千餘年來、說孔子者代有其人、大率陳陳相因、到現在更不足以起青年人之信、毀謗孔子者幾成風氣、形式之尊孔、必不足以折之、蓋世界大通、歐美列強之文明輸入中國、淺識之流、既有所羨慕、復有所震驚、以爲今後局勢、斷非孔子學說所能抵禦也。於是懾於文明、昧於文化、於文化意義已茫然不知、更何從談得到孔子。我今先將文化與文明略爲解釋、文化屬內、文明屬外、文明粗淺、文化精深。古人說、國於天地、必有與立、是指文化言、非指文明言、文化是根於歷史、甲國與乙國不同。文明則彼此可以相通、無國界可限之。譬諸物質科學、美國之電燈、可以移設於中國、英國之輪船、亦可移用於中國、但此祇可說是歐美之文明、不可說是歐美之文化、可惜近人不明白此、以爲我已接受歐美之文明、就等於已接受歐美之文化、因之自毀棄其文化、謂孔子不懂近代科學、中國既無文明可言、等於亦無文化可講、此是極大錯誤。今後若要講中國文化、必先解此蔽、文化是根據歷史、此是一切物質科學之靈魂、以近代語括之、可謂之中國哲

學、然其精神仍在孔子、可謂之儒家道術、道爲內聖、術爲外王、此是歐美哲學所不及。歐美哲學、總不離於說智、溯源希臘、所說者人與神、近代物質科學發明、所說者人與物、至於說人與人、則歐美哲學尚未到此境界也、惟中國哲學能之、惟儒家道術專發揮之、故中國文化真可以自豪於世界。今後中國正需要此、今後歐美亦需要此、否則科學無靈魂、縱有原子能、不用之於和平生產、祇用之於製造原子武器、以自毀滅、乃天下之至愚、亟有待於中國文化以藥之。中國文化、不祇是說智、智是前鋒、其中堅在仁、其後勁在勇、故智仁勇之三達德、是中國文化、是儒家道術、是孔子精神。關於智仁勇之聯合妙用、累萬言不能詳明、在此短篇幅中、吾祇可舉一例、仁爲孔子常說、亦爲孔子創說、其精妙在提高人格、通彼我之情、達羣衆之心、由倫理以推於政治。孟子所謂先得我心所同然。所謂我心、不是一個我、乃是普遍的許多我。從普遍不到達地方言之、謂之人、從切近的起點言之、謂之我、我不能離開羣衆而孤立、即是我不能毀滅普遍所達到的人、而祇爭自樹立切近的我、假令如此、我亦不能存在、此是孔子說仁之哲理、其義甚深、非近代恒言所謂同情心之三字所能概括、此義亦非玄、蓋至誠無息、萬物並育也，故所謂仁、斷非對賊誦孝經。仁者必有勇、弘毅任道、勇也、不變塞焉、勇也、殺身成仁、勇也、故獨歡不是仁、鬥爭不是勇、投機不是智、明白孔子說仁之精妙、而後知釋迦之講慈悲、耶穌之講博愛、皆不如孔子之講仁。因謂孔子之仁、是尊重大衆人格、提高大衆人格、孔子之視大衆完全是一個人、完全同於自己。釋迦則不然、一切衆生要憑佛力超度、衆生平等、則人爲萬物之靈、亦等於地獄餓鬼畜生。耶穌視人類生而即犯罪、非依主不能自拔、未免侮辱人格、故其博愛、不是尊重人格、而是拯救罪人。所以佛門基督、皆不如孔子之偉大、以上不過略舉仁之一點言之、孔子在世界文化、地位之重要、價值之高貴、已如此。我今再提出幾個問題、第一、中國有數千年歷

史、爲世界上最可寶貴之歷史、無論何國、不能比之。近人好講西方文化、其實西方無一脈相承之歷史、美索不達迷亞文化、不足論、尼羅河文化、不足論、愛琴文化、不足論。從希臘說起、然希臘歷史、到羅馬已斬斷、羅馬與近代國家亦如是、故西方歷史不是連貫歷史、而是片段歷史、希臘爲一段、羅馬爲一段、北方蠻族爲一段、近代國家爲一段、中間又參雜基督教另爲一段、故祇就數千年間西方歷史來說、其不如中國甚遠。中國數千年間歷史、雖然朝代屢易、政權屢更、但文化卻一脈相承、斷不是希臘變羅馬。吾人試平心一勘中國史實、自然發現中國文化可寶貴、自然發現孔子精神、其所以化戾氣爲祥和、促人類之進步者何在。可惜近人不讀史、耳食淺人之說、震驚西方近代之文明、將中國歷史抹煞、從此永不認識中國文化之真面目、此是民族墮落之一個最大危機。第二、中國數千年來、雖是一個君主專制國家、但人民在此種政制下、生活仍非常舒適、意志仍非常自由。歐洲中世紀之黑暗、中國幸無之、西方宗教之爭、殺人流血之慘禍、中國幸無之、中國人不知有所謂階級、中國數千年來、開布衣卿相之局、在一般老百姓眼中、可以傲視王侯、祇管專制君主殺戮功臣、免死狗烹、但從不妄殺老百姓。近代歐洲人民拚命爭自由、爭平等、因謂其在不自由不平等之空氣中、生活苦悶、覺得自由平等之可貴、中國數千年來則已享受平等自由、惟到最近則例外、所以不覺得有什麼可貴、然爲問何以在君主專制下、尚能有此享受、爲歐洲中世紀人民所夢想不及者、此無他、就是受中國文化之賜、就是受孔子精神所賜。第三、中西文化之最大分野、是西方人好講人權、而中國人則講人性、本來人是受命於天以生、親愛固是人之天性、鬥爭亦是人之天性、親愛是善、鬥爭亦不算惡、但鬥爭結果、往往變本加厲、漸漸滅其親愛之性、則人類易流於殘暴、世界失其和平、孔子智慧獨高、觀察世變深切、所以特提倡親愛。西方人太現實、習於人性之好向外鬥爭、又因環境之時受壓迫、所以

提倡人權、然而流弊所極、偏激者利用之、極鬥爭之能事、則易掩其親愛之性、雖有宗教、挽救之力甚微、失性之人、且敢悍然反宗教、就令能免此、而人權之說勝、結果亦必羣趨於功利、其所成就縱然可觀、然其失敗亦往往孕育於成就之中、等於歌舞之前、演自掘墳墓悲劇。惟我孔子之聖、能高瞻遠矚、專從人性相親愛處爲之發揚、爲之擴充、同時又恐其過於慈祥、流於懦弱、於是說仁者必有勇、一面言仁、一面必言智勇配之、造成良好人格、即是培養高尚人性。今後世界之命運、固然在於科學、尤在於科學之能賦予靈魂、換言之、就是人權要不失人性、故中國文化有受世界採納之價值、此就是孔子精神之偉大。第四、說到科學、亦不能蔑視孔子、孔子不與牛頓達爾文爭長、亦不與康德黑格爾馬克斯愛因斯坦爭長、孔子之宇宙、不一定爲愛因斯坦充滿物質而無運動的平衡宇宙、亦不一定爲愛丁頓膨脹的宇宙、亦不一定爲德色特有運動而無物質的宇宙、孔子是識得宇宙創始以元力爲基的。易說、乾坤亦幾乎息矣。所謂幾乎息、並非永久的息、現象界沒有不變、沒有永生、但崩潰之後、又必有繼續的宇宙。再生的宇宙。故元力是自生、不賴他生、渾然元體、易之所謂太極也。動則變、變則化、就是宇宙元力之意、動與變、是時間、動變中所呈見之恒常狀態、是空間。然而西洋科學家至今未了解元力、對於時間亦無正確而切合真理的概念。近人徒震驚愛因斯坦的四聯體的新時空、反而輕視中國文化、輕視孔子、不知西方的空間概念、沒有認識本身的空間真實性、更沒有理解較大生命體之空間的變動、祇注意空間的數值、認定空間是外在的先在的存在、這完全是以數而脫離了理的結果、所以吾人說到科學、亦不能蔑視孔子。第五、近代科學、開始萌芽、吾人不必大驚小怪、科學終必要回到哲學的領域。孔子並不反對科學、中國文化亦不阻止科學的進步。現代西方哲學、離開人生問題尚遠、科學僅歸到麵包問題、其幼稚亦太可憐。夫以時間無始空間無終的宇宙、無論其爲物質、抑爲精神、

均非短命的智慧人所易了解、區區四五千年之文獻何足算、區區一二百年間之物質科學更何足算、只要吾人努力並於現在止還可以自豪於世界之中國文化不輕毀棄、吾人就可以從高度與廣度之哲學、而得到了深度的科學。吾人不要看現在之物質科學爲萬能、爲己可以解決宇宙之秘奧、能免除此幼稚頭腦與行爲、則吾人之進化、當未可限量。關於此點、要將科學哲學打成一片、其理其奧，其說甚詳、世有哲人能識得孔子精神、中國文化者、必不反對吾言。吾人既了解上列各問題、吾人研究中國文化之途徑、可以開闢、吾人研究孔子之前途、始覺光明、因此、吾願歸納數言、以結束本題。吾人認爲今日需要有不逐時流之新人、方可以發揚適應新潮之國學、自五四運動以後、所謂新人、都是趨逐時流、失其根本，而向外投機、造成後生小子例不讀書、徒耳食人家唾餘之膚淺學問、貿貿然要打倒孔家店。因此之故、物質科學亦永不能長進、反之、則抱殘守缺之老先生、不肯迎接世界新知、故步自封、夜郎自大、以高頭講章爲載孔子之道，以三家村老學究頭腦講中國文化、既與世界新知隔絕、則中國文化無從光大、而且亦不能光大。故吾人鑑於現在之失敗、認爲今後需要新人、但需要不逐時流之新人、不需要盲目投機一知半解之新人、今後更需要國學、但需要適應新潮之國學、不需要僵化在死海中之國學、今後中國之文化倘能從此努力、則孔子精神、不但可以復生中國、且可以拯救整個世界劫運、使人類獲得幸福、世界獲得和平。

孔教問答

問：自一般妖人出現之後、專與孔子爲難、學校禁讀經。文廟廢丁祭、無知青年、樂於放誕靡然從風、以攻孔子爲時髦、國家變亂至此、人心陷溺至此、若再無人出而提倡孔教、則孔子之道、久之必歸消滅、此中國前途之大憂也、請問先生有何法以保存之、使之不至消滅、小子願聞之。

答：孔教萬無消滅之理、今日提倡孔教、不是救孔教、乃是救人心、人心死、則國家亡、救人心即所以救國家。至於孔教、爲天地間公理、世界一日存在、公理一日不能消滅、偶然沉霾則有之、消滅則無其事、彼等枉作小人、君子不必爲孔教擔憂也。朱九江先生嘗言、自古泯棼之會，玄黃戈馬之秋，天命民彝，必不可以一朝絕，不絕則宜有所寄。負斯責者、多在修學好古之儒。此言沉霾之時、自然有人負責保存之也。司馬光所謂、藏之名山、傳之其人。意亦如此、故無論混亂至如何田地、孔教自有人負責保存、但極少極少數人保存之、最大多數之人失之、此則保存者之心有所不忍、於是提倡之、發揚之、希望最大多數之人、漸漸恢復其已死之心、歸回於孔教、國家紛亂狀態、方可以趨於寧靜、是今日所緊急者。第一、在喚醒人心、使知孔教爲國民生命、即爲國家生命。第二、在發明孔教、將其能爲國民生命與國家生命之要點、闡揚而傳播之、此乃有志者之責任。至若何法可以保存孔教、則不成問題、孔教自然保存、無須想法、亦不必法。我平昔持論、謂孔教譬之空氣、天地間到處流通，若憂空氣消滅，此乃愚人，所憂者人不得空氣，則人死耳。今日宜教人多吸空氣、講明空氣之有益於人、得之則生、不得之則死、方爲要務。若終日抱首憂思、痛空氣之將消滅、想保存空氣之法、殊可不必、區區愚意、對孔教如此、彼一般妖人、與無知青年、堵塞牖戶、不吸空氣、甘心悶絕而死、與之講空氣能救命、彼既不信、則聽其死可矣。

問：孔、佛、耶、回、世稱爲四大宗教、究竟孔教與各教相比、其優長之點何在、其欠缺之點何在、今日提倡孔教、與各教有無妨礙。

答：孔子、釋迦、耶穌、穆罕默德、可稱爲世界四大教主。宗教兩字、則範圍尙窄、不足以形容孔教之大、但謂孔教非宗教、則其說亦有毛病、孔教確可以兼宗教、而孔教確不限

於宗教。可蘭經無釋本、我未研究過、不知其內容如何、不能下批評。佛是超世間法、係一種極高深之哲理、普通人不易領略、若切切實實、從現在社會人羣國家政治下手、佛說遠不如孔子。耶教厭惡現在、以此身爲罪惡所叢集、以得到天堂爲歸宿、其目的在將來、與實際人生、相去太遠、從此點下批評、則耶教可謂之神道教、孔教可謂之人道教。佛教雖不能謂之神道、然亦不能謂之人道、佛教超出世間、耶教厭惡現在、皆與孔子相異。吾人今日處此環境、國界既未能泯滅、政治實爲救國之要圖、社會人羣、先求其秩然有序、各享實際之人生幸福、則佛與耶之所言、皆不如孔子、孔子亦非專注於現在、孔子亦非不講靈魂、孔子一面講修身、一面亦講靈魂、故孔子亦有出世間思想、我故謂孔教能兼宗教、在我現在眼光觀察、我祇見孔教之優長點、我實未發見出孔教之欠缺點。至於今日提倡孔教、與各教實無妨害、不特無妨害、兼有利益、孔教之眞精神、在仁愛和平、若借孔教以排斥各教、則非孔教徒也。

問：近年青年、多詆毀孔教、其原因何在、或以爲孔教太過精深、非青年所能領略、或以孔教太過縛束、非青年之所喜歡、或以爲孔教太迂腐、與青年之新腦根不甚適宜、此三個原因、皆有理由、今欲推行孔教、有何法破此障礙。

答：謂孔教太過精深、此言未嘗不是、亦未嘗盡是。孔教確有精深之處、但孔教亦實在淺近、人人能曉、人人能行、放在目前、並非高遠、是在說教者善於立言與否耳。謂孔教縛束、此語殊不的當、孔教絕無縛束、但孔教確非放恣、近來青年喜歡放恣、故詆孔教爲縛束、須知縛束云者、是將人之手足縛束之謂、孔教絕無此怪象、孔教是活活潑潑發長人之天性、使人之手足極安適、極舒暢、不祇非縛束、實與縛束相反、但放恣亂動、則孔教所不許、故謂孔教不許人放恣亂動則可、謂孔教縛束則不可。至於迂腐兩字、更

不能放在孔教內、孔教極新鮮、孔子爲聖之時、時時皆新鮮、孔教所言、皆直捷了當、適於實際人生、絕無迂遠不切實際之弊、亦無迂緩遲滯之弊、近來青年腦筋不能謂之新鮮、祇能謂之未成熟、未熟與新鮮不同、譬之果樹、俟其長足時候、上足糖味、由樹上摘下食之、自然甘美可口、是之謂新鮮、若時候未長夠、糖味未灌足、誤以爲新鮮而摘食之、入口、則酸澀異常、其味之能壞人口舌、與傷害衛生、比之食腐敗之物尤甚、是之謂未成熟、今後未成熟之質、而詆毀腐敗之質、自以爲新鮮、不知者、亦受其愚、承認之爲新鮮、皆錯誤矣。孔教本非腐敗、青年誤以爲腐敗、青年本非新鮮、而自以爲新鮮。今欲推行孔教、宜將未成熟之青年腦筋、長養之使漸漸成熟、成熟之後、自然新鮮、新鮮之腦筋、與新鮮之孔教相投則易入、自然領略、自然歡喜、不畏爲精深、亦不視爲縛束矣。

問：孔教兩字太空洞、數千年來講教之書、又汗牛充棟、後生小子、望洋興歎、不識從何下手、此等古籍、未必人人能讀、讀之未必人人能解、解之又未必人人相同、究竟工夫如何做法、若無途徑、難以引人、近來與三五朋友談及、大家皆贊成提倡、但不過一句說話、北京、香港、美洲、各處孔教會、次第設立、漸漸多幾個人講、究竟切切實實工夫、尙未見有表現、推行之法、是否設幾個會就可見效果、抑或另有其他重要應辦之事、請先生指教。

答：孔教兩字、並非空洞、實爲最切近的實際人生、換言之、亦可謂之生命、以生命視之、則孔教不空洞矣。飲食居住、呼吸舉作皆妥當、能如此視孔教、則親切有味、並非遠在地方、須途徑去尋覓也。數千年來講教之書、誠然汗牛充棟、但吾人今日要求其真實、則祇當求之六經、樂本無經、今所存者五經、詩、三百篇、書、二十八篇、皆爲孔子所

定。書經二十八篇之外、皆僞古文、不能作經讀也、禮、十七篇、其文今不能泥、當通其禮意、春秋與易、極精粹、此二書頗難通、非有師傅、不容易領悟也。論語、爲曾子與有子所記、可見孔子之人格。但其中亦有錯誤者、不能盡據爲典謨。大學、中庸、皆爲小戴禮之一篇、自宋儒在小戴禮抽出、合論語孟子爲四書、以其言精粹也。大學、爲曾子所作、中庸、爲子思所作、皆非孔子親定、然要義則多在此。今言孔教、祇當在此數書求之、後儒之書、汗牛充棟、無時間以遍觀、則暫捨被可也、亦不容易會通、如欲認真提倡、示後人以康莊大道、非將各經傳、費一番工夫整理不可、此則吾有志焉。惟學問淺薄、恐力不逮也、此是一件重要事業、必要經典整理之後、學校方可推行、使之有條不紊、人才自然蔚起、各地孔教會、若能合羣力而舉辦此事、延攬通儒、共商訂之、將來效果之大、不可思議、尊論所表示切切實實工夫、必在此矣、此即重要應辦之事也。

問：今人聞說孔教、尊重之者、即起一種肅敬之心、輕薄之者、又生一種陳腐觀念、說教者之本人心中、未必自以爲陳腐、然必自以爲嚴正。因此之故、孔教似與俗人難相諧、而特立獨行、違世忤俗、一講孔教、就有正其衣冠、尊其瞻視之氣象、就有道貌巖巖、不可褻瀆之心理、究竟說孔教是否應如此、請指教。

答：說孔教自當要有肅敬之心、但所謂肅敬者、非終日頭容直足容重之謂、張而不弛、文武不能。子之燕居、申申如也、夭夭如也、孔子亦何嘗終日嚴肅、教主無不和易近人、矧孔子之教、固以中庸和平著者耶。輕之爲陳腐者、由未知其真、亦由說者不善說、有時啟人輕侮之心。孔教極新鮮、非陳腐、吾前已言之、亦並非不與俗諧而特立獨行違世忤俗。惟後儒確有此一種人、此得孔子之偏、孔子本人並非如是也、孔教更非如是也。孔

子在魯、魯人獵較、孔子亦獵較。在衛、見南子、孔子斷非自尊而輕人、斷非嚴肅而難近、孔教皆日用尋常事物、隨處皆可以見道、亦非如教堂佛殿之講神聖尊嚴、立宗教儀式以震駭人者。孔教最平易、褻瀆固不可、然尊嚴隔絕、則非孔教旨也。有道之士、氣象出於自然、不可以整作、貌爲嚴肅、反失其眞、凡事皆當順其自然、能嚴肅時、欲爲放恣亦不可、當安適時、故爲嚴肅亦不能。孔教中人、不一定袒裼裸裎、亦不一定方領矩步也。我常言、孔教譬之空氣、到處皆流通、宗廟之美、百官之富、空氣流通之、甕牖繩樞之子、陋巷之民、空氣亦流通之、甚而至於賣漿之家、屠狗之戶、空氣亦流通之、故孔教至博至大、至爲普遍、隨時可說、隨地可說、隨人可說、亦隨時可行、隨地可行、隨人可行、無分賢愚、無問貴賤、苟能依歸、皆爲聖徒、賣漿屠狗家說之可也、盜窟女閭中說之可也。子曰、有鄙夫問於我、空空如也、我叩其兩端而竭焉。又曰、人潔已以進、與其潔也、不保其往也、與其進也、不與其退也、唯何甚。觀此、可知孔子無以道貌巖巖、流於虛僞、令人鄙、令人畏、欲以尊之、反失其眞耳。

清代本邑儒林翰苑考

孔聖降生二四九九年公元一九四八年鄧又同輯錄

又同原籍龍山、公元一九一六年生於上海。爲鄧小赤宮保之文孫、官歷浙江省甯紹台兵備道、甯波府知府、浙江海關監督等職鄧本遠之哲嗣。又同早年畢業廣東國民大學、受法學士位、先後就任澳門公立孔教中學及廣東全省鄧氏閩族高密中學校長、從事教育垂三十年、榮休後、出任學海書樓行政秘書。著作有清代廣東翰林考、鄧氏納楹書屋藏書目錄、學海書樓藏書目錄、學海書樓前期講學彙輯及近二十五年講學集等。本文節錄於清代廣東翰林考。

有清一代、以進士入選翰林院者、吾粵始於順治九年、(公元一六五二年)入選一名。順治一朝、歷開八科、而此一入選人陳彩、吾邑平步人也。繼後康熙一朝、開試二十一科、入選二十四人。雍正一朝、開試五科、入選八人。乾隆一朝、開試二十七科、入選三十七人。嘉慶一朝、開試十一科、入選三十一人。道光一朝、開試十五科、入選四十四人。咸豐一朝、開試五科、入選十四人。同治一朝、開試六科、入選二十九人。光緒一朝、開試十三科、入選六十五人。合九朝、共入選二百五十三人。而吾邑先後占四十七人、與南海縣不分伯仲、番禺縣占四十六人、香山縣占十人、東莞縣梅縣各占九人之外、餘皆不足五名者。而吾邑之四十七名翰林學士、俱屬尊孔士林中人、道德文章、崇尚儒學、合列於後。

陳彩、字叔亮、號美公、平步人。順治九年壬辰第四科、授編修、官至江西嶺北道。生平慎重、寡交遊、好讀書、考鏡前代、遺著有鳴笑軒集。

鄭際泰、字德道、號珠江、林頭人。康熙十五年丙辰第五科、選庶吉士、授檢討、官吏科給事中、條上五事、與修三朝實錄、大清統一志、尋病告歸。

陳似源、字曳雲、鄉籍待考。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第十六科、授編修。按此科廣東一省僅得三

人、一爲大埔之張作舟、一爲海陽之周鳳來。

辛昌五、榜姓劉、字北村、號文偉、北滘人。雍正十一年癸丑第五科、授檢討。工詩、嘗與梁善長、羅天尺交契。

勞通、字丙堂、小勞村人。乾隆七年壬戌第四科。未及散館。按清制、翰林院設有庶常館、凡朝考得庶吉士者、入館肄業、三年期滿即散館複試、依等第授以編修、檢討。

梁兆榜、字尺波、號玉圃、又號鶴園、黃連人。乾隆十六年辛未第七科、選庶吉士、授禮部主事、官至湖南鹽道。按縣志號鶴圃。

邵孔詔、字鼈溪、鄉籍待考。乾隆十七年壬申第八科恩科。未及散館。按清制、殿試後御臨保和殿曰朝考、爲三年一科、遇有國慶、乃加恩科。是科廣東全省獨順德一人中式。

溫聞源、字華石、號碧池、龍山人。乾隆四十五年庚子第二十科、選庶吉士、官內閣中書、著有碧池詩鈔。

溫汝适、字步容、號篁坡、龍山人。乾隆四十九年甲辰第二十二科、授編修。聞源猶子、累督陝甘學政、官至兵部右侍郎、有政聲、澤及桑梓。道光朝崇祀郡邑鄉賢。

龍廷槐、字春巖、號沃堂、大良人。乾隆五十二年丁未第二十三科、授編修、擢贊善大考三等左遷旋記名用御史、入直上書房。親老、告歸築園奉母。著有敬學軒文集。

張錦芳、字粲夫、又字藥房、龍江人。乾隆五十四年己酉第二十四科、授編修。工詩、與同邑黃丹書、黎簡、番禺呂堅、號稱嶺南四大家。著有逃虛閣詩六卷、南雪軒文鈔二卷。

何太青、字樂俞、號藜閣、羊額人。嘉慶十四年己巳第六科、選庶吉士、授知縣、官至浙江嘉慶府海防同知。晚年南歸、講學州縣、嘗捐沙田四十四畝與鳳山書院興學。

何惠羣、字和先、號介峯、羊額人。嘉慶十四年己巳第六科、與族叔太青同館。授江西新昌

知縣。倦於仕途、值母喪告歸服孝、後遂長期講學廣州。按府志新昌縣在浙江。

黃玉衡、字伯璣、號在菴、大良人。嘉慶十六年辛未第七科、授編修。爲嶺南四大家之一黃丹書之子、官至浙江道監察御史、居官至敬、事親至孝。

龍元任、字仰衡、號辛田、大良人、廷槐子。嘉慶二十二年丁丑第九科、授編修。歷官左庶子、主河南試、督山西學。

蔡如蘅、字結芬、號湘生、龍江人。嘉慶二十四年己卯第十科、選庶吉士、授檢討。官侍從文學、頗著聲當時、惜天年不永、未幾卒於都門。

劉萬程、字鵬翀、號星軺、龍山人。嘉慶二十五年庚辰第十一科、選庶吉士、授刑部主事、官至兩淮鹽運使。

溫承悌、字怡可、號秋瀛、汝适子、龍山人。道光六年丙戌第三科、選庶吉士、散館後授刑部主事。著有泛香齋詩集。

馬福安、字敬聖、號止齋、楊滘人。道光九年己丑第四科、選庶吉士、授知縣、歷官福建知順昌、邵安、漳浦縣事。擢知安徽六安州、粵督阮元創學海堂、學爲學長。

羅傳球、字夔典、號鳴菴、大良人。道光十二年壬辰第五科、授編修。分校順天鄉試、從容館閣、性恬退、歸養之後、逍遙於文酒之間。

蔡錦泉、字文淵、別字春帆、龍江人。道光十二年壬辰第五科、授編修。官歷內閣中書、入直上書房、伴惠邸讀、悉心誘導、迭承褒獎。晚年主講端溪、事母至孝、人多稱之。

張邦佐、字堯仙、龍江人。道光十三年癸巳第六科、二甲、選庶吉士、散館之後、授寧遠知縣。

龍元信、字仰爲、號蘭蓀、大良人。道光十五年乙未第七科、授編修、大考一等、擢翰林院

侍講學士、官至太常寺卿、督辦團練、辦理廣東夷務、加二品銜、賞戴花翎。

羅惇衍、字椒生、號兆蕃、大良人。道光十五年乙未第七科、授編修、官刑部侍郎、與龍元
禧、蘇廷魁同辦廣東夷務、擢左都御史、戶部尚書、翰林院掌院學士。著有孔子集語十四
卷、詠史七律一千六百餘首、文集多卷。

黃經、字叔濟、號郝存、大良人。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第十二科、授編修、疏十餘上、咸關治
國切要大計、力薦湯金釗、林則徐。擢河東道按察使。卒、祀河東名宦祠。

黃統、字伯垂、號少岳、大良人、黃經之兄。道光三十年庚戌第十五科、以二甲第一名授編
修。

陳元楷、字階雲、號玉珊、又號伯裘、容奇人。道光三十年庚戌第十五科、庶吉士、授浙江
天台知縣、補軍機、補驗封司郎中、叙勞得俟補御史。

李應田、字仲禾、號研卿、陳村人。咸豐二年壬子第一科、授檢討、官至東河候補道。父清
華、嘉慶進士。弟應棠、道光進士。

李文田、字仲約、號若農、江尾人。咸豐九年己未第四科、一甲第三名及第、授編修。官至
禮部左侍郎、入直南書房、督學順天江浙、晚年南歸、主講羊城應元書院、本邑鳳山書
院、循循善誘、才彥多出其門。卒、追諡文誠。

何繼儼、字桂苑、上直人。同治二年癸亥第二科、未及散館。按縣志選舉表所載、繼儼先中
式咸豐舉人。

羅家劭、字嶧農、大良人。同治四年乙丑第三科、庶吉士、散館後、授編修、官歷南雄學
正、順天鄉試同考。

蘇冕、字冕儀、號藻旒、又號端侯、桑麻人。同治七年戊辰第四科、選庶吉士、館試第一、

授編修。

梁燿樞、字冠祺、號叔簡、又號斗南、光華人。同治十年辛未第五科、殿試一甲第一名、狀元及第、大魁天下、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、授詹事府少詹事、都人士羣推爲金玉君子。

何崇光、字廷熾、號壽南、大良人。同治十三年甲戌第六科、第二甲、授編修、官至戶科給事中。

黃玉堂、字仙裴、林頭人。同治十三年甲戌第六科、授編修。督學山右、加侍講銜。著有運瑞軒詩集、痴夢齋詞草。

黎榮翰、字驛侯、昌教人。光緒二年丙子第一科、授編修、歷任國史館協修、會試磨勘官教習。精研經史、講求有用之學、與南海朱九江爲莫逆交。按縣志字璧侯、一字筆侯。

梁鑾藻、字伯樸、號鈴院、逢簡人。光緒十五年己丑第六科、授檢討。官歷福州府知府有政聲。

周頌聲、字理謙、號蓮舫、大洲人。光緒十八年壬辰第八科、授廣西容縣知縣、官至寧明州知州。

伍文瑄、字鳳軒、大良人。光緒十八年壬辰第八科、補朝考、選庶吉士、授四川省儀隴縣知縣。

李翹芬、字崇廣、號拔如、簡岸人。光緒二十年甲午第九科、授編修、先學孝廉。父歿、閉門讀禮。主講鳳山書院、學者仰爲泰斗人才、極一時之盛。

歐家廉、字介持、陳村人。光緒二十一年乙未第十科、授編修。官至湖南道監察御史。民國己巳續修縣志總纂。

梁用弧、字飲侯、晚號永根、倫敦人。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第十一科、選庶吉士、授戶部主

事、官至郵傳部左丞。

李彝坤、字次甫、大良人。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第十四科、選庶吉士、授廣西貴縣知縣、民國己巳續修縣志總董局務。

何國澧、字定怡、號蘭愷、水藤人。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第十一科、授編修、二品銜、記名丞參。兄國澄、光緒庚寅進士、授內閣中書。

溫肅、字毅夫、原名聯璋、號檠庵、龍山人。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第十二科、授編修、官歷湖北道監察御史、晚年受香港大學聘、主講中文學院古典文學及哲學。著有中國哲學講義、陳獨漉年譜、龍山鄉志、溫氏族譜等。

周廷幹、字孟年、號恪叔、龍山人。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第十二科、授檢討。民國己巳續修縣志總董局務。編龍山鄉志。

岑光樾、字敏仲、號鶴禪、道號圓靜、桂州人。光緒三十年甲辰第十三科、授編修。進授通議大夫、歷任國史館協修纂修、實錄館協修等職。晚年在香港創辦成達中學多年。遺作有鶴禪集一卷傳世。

按：「清代開科取士、承明朝遺制、三年一科、遇有國慶、則加恩科。初試諸生於郡縣、中式者爲秀才。秀才再試於直省（今之河北省、清以直隸京師、曰直隸省）曰鄉試、中式者爲舉人。舉人次年試於京師曰會試、中式者爲貢士。會試放榜後十一日、天子親策貢於廷曰殿試、中式者爲進士、分三等、一甲三名、狀元、榜眼、探花、賜進士及第。二甲百數十名、賜進士出身、第一名爲傳臚。數日復經朝考、成績佳者爲翰林。三甲百餘名、賜同進士出身。」

桐心竹詩並序

孔聖降生二五零七年公元一九五六年黎心齋撰

心齋字廷榮、昌教人、生於公元一九零一年、卒於公元一九八八年。生前人稱心翁。乃法律界前輩、廣東省立法科大學（國立中山大學前身）校長黎澤閏之哲嗣。心翁承先啟後、亦畢業該校為執業律師、曾以廉明見稱。抗日戰爭後、受聘澳門孔教中學、任教經傳、弘揚孔道、閒以詩詞書畫自娛、尤擅草書、晚年徜徉於鏡湖香海之間。時與文酒之會、遺著有心齋詩詞一卷、心齋草書聯摘一卷、本文見順德藝文集。

序云

澳門孔教中學校苑、植梧桐修竹、桐老已空其心、竹則乘虛貫桐心而出、相得並茂、寓君子投契之象。嘗記家二樵先生有桐心竹詩、一時唱和甚盛、不期於百餘年間又逢斯異、而二君子都孕育於聖門中、尤覺雨化及微、因效為桐心竹詩、以記造物之巧合云耳。

詩云

草木猶霑聖教深、竹桐相契腹推心。

要聞人籟親哀玉、那遣孤懷欲化琴。

並命股肱忘族類、辭根蓬梗笑商參。

眼前不世乾嘉異、何事承平未可尋。

編者按：黎二樵先生所作之桐心竹詩、見於五百四峯堂詩鈔卷二十四下第十頁。時在清乾隆五十九年、歲甲寅、公元一七九四年。二樵先生之作、是五古四首並序。

孝道淺說

孔聖降生二五一五年公元一九六四年黃維瑁撰

維瑁字子實、容奇人。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畢業。公元一九零一年生。歷任香港官立文商專科學校、樹仁學院、聖保祿男女中學講席、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、學海書樓、香港電臺、香港孔教學院主講經史詩文書法。著有欣園詩文集、欣園講學錄。本文見學海書樓講學錄第四集、當時為該樓在香港廣播電臺廣播、由其門人李淑英筆錄之為謀普及力求平易之講辭。分第一至第四講。

第一講

各位聽眾、今天我所講的題目是『孝道淺說』。提起孝字、好像已經是家喻戶曉、甚至小孩子也懂得的了。現在我要來講述、好像是多此一舉、不過、有些人對於孝的真義、未必能夠徹底了解、或者只能夠懂得一點而未能融會貫通、覺得窒礙難行、甚至有誤解它的意義、實行起來自以為是孝、而實際剛剛相反。也有人以孝是很高深的道理、並非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、或者以為孝只是一種古老的東西、懶得去理會它、懶得去研究它、這是很普遍的情形。須知道、孝道至大、包括很廣、而又最近易行、人人都可以做到、若果我們依着它去做人、：好像循着一條大道走、固然沒有彷徨岐路的危險、而且心安理得、家庭康樂、自然獲得無比的愉快。不過、我們要實行孝道、自然要把它研究清楚、融會貫通、以免因誤解而發生相反的後果、所以值得把它講述一下。

究竟孝是什麼呢？首先、我們從字義方面來研究。在古書中、解釋孝的意義很多、例如爾雅釋訓篇說，『善父母為孝。』禮記祭統篇說，『孝者·畜也。順於道、不逆於倫、是之謂畜。』所謂畜、是奉養的意思、簡單來說、為人子能順於德教、不逆於倫理、以養父母、那便是孝、我們再翻許慎的說文解字、也有很簡單的解釋，它說，『孝、善事父母者、從老省、從

子、子承老也。』剛才我曾引爾雅的解釋、『善父母爲孝』、說文加多一個『事』字、爲『善事父母者』、比較易明。事、是奉養之意、『善事父母』自然是依照一切事親之道、做得很好、意義是很概括的。至於下文兩句、是說明制字之意、孝字是由老字減去下邊而加入一個子字、它跟着說、『子承老也』、承、是奉承之承、換句話說、孝是做人的承事父母應做的事、應盡之道。從上文的解釋、我們對於孝字的意思已經明白其大概了。

其次、提起孝字、我們自然會聯想到『孝經』。從前小孩子讀書、便要讀『孝經』、而且把它背誦得很熟的了。到了現在、青年人對它當然感到陌生、或者以爲它的內容很深奧、其實『孝經』的文字很簡單、全書不滿二千字、爲諸經中最小字數的一部、而文義又很淺近、人人都可讀得通的。現在將它介紹出來，關於孝經的作者、自漢以來、紛紛其說、歸納起來、有六種不同說法、以爲孝經是孔子作的。例如漢書藝文志說『孝經者·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。』漢碑中提及孝經的、如史晨碑說『乃作春秋、復演孝經。』百石卒史碑說『孔子作春秋、制孝經。』可見漢代的人多以春秋孝經並稱、而認爲孝經是孔子作的。鄭康成六藝論說『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、指意殊別、恐道離散、後世莫知根源、故作孝經以總會之。』根據以上的說法、孝經在諸經之中是佔有很重要的地位。後來明代的呂維祺也說『五經之言孝、孝之散殊也、孝經之言孝、孝之統會也。有五經不可無孝經、猶之洪河之水、不可無星宿之源、海若之滙也。』雖然、歷來學者對孝經頗多異說、但就各經書本來看、說孝的經文、往往是零散的、而孝經則確是有系統的、所以我現在講述孝道、首先要說一說孝經。

孝經自唐文宗時列爲十二經之一、現在的十三經、是宋時所編輯、孝經亦在其內。孝經的開宗明義章·首先揭出『先王有至德要道。』跟着又說『夫孝、德之本也、教之所由生也。』因爲孝是百行之基、所以說孝爲德之本。一個人能盡孝於其父母、則其所以教家教國教天下者、

都是由孝推展開去、所以說教之所由生、就在這裏。我們可以從中庸和論語找出互相發明言論，中庸記孔子的話說『仁者人也、親親爲大。』即是說『仁、是我們做人之道、而仁莫大於愛親、推愛親之心、才可以進而仁民愛物。』又論語記載有子的話說『其爲人也孝弟、而好犯上者鮮矣、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、未之有也。君子務本、本立而道生、孝弟也者、其爲人之本歟。』有子所謂『爲人之本』是實行仁道的根本。換句話說、實行仁道、首先要孝弟、這是與孝經所說孝是德之本、教之所由生、同一道理。此外、呂氏春秋說：『凡爲天下、治國家、必務本而後末、務本莫貴於孝。』後漢書延篤傳也有說：『夫仁人之有孝、猶四體之有心腹、枝葉之有根本也。』這些言論、都是從孔子的話引申出來的。其次、孝經在開宗明義章還有很重要的話、它說：『身體髮膚、受之父母、不敢毀傷、孝之始也。』所謂孝之始、是言孝的始基。因爲我們的身體、父母全而生之、爲人子的自應全而歸之、不敢有絲毫損毀。所以曾子有疾病的時候、吩咐他的門弟子說；『啓子足、啓子手』跟着又說：『而今而後、吾知免夫、小子，』曾子那種戰兢惕厲的態度、就是不敢毀傷的意思。不過、不敢毀傷身體、只是孝之始基、還須需挺起胸膛、豎起脊梁去做人、頂天立地、仰不愧於天、俯不忤於人、使此身爲聖賢之身、行大道於天下、而流芳百世、令到父母受到由此之榮譽的。做到這樣、而孝道才是完全。所以、它繼續說：『立身行道、揚名於後世、以顯父母、孝之終也。』這裏所謂揚名於後世、或者有人會問、孔子爲何要教人揚名呢？若果揚名是孝、那麼沽名釣譽的人、豈不是便有所藉口。殊不知這裏所謂揚名於後世、並不是有意求名、而是實至名歸、不求名而名自至、他所以能揚名顯親、乃是由立身行道得來的、反過來說、若果爲人子的、不知自愛、爲非作歹、以致身受刑戮、報章上大書特書、或者是寫明乃某某人之子、那麼、名是揚了、親之名也顯了、可惜是遺臭萬年的名、適足辱及雙親、是不孝之極大者。所以顯揚之道

必須建築在立身行道之上、大戴禮記曾子大孝篇記載曾子的說話：『大孝尊親、其次弗辱、其下能養。』又說：『君子之所謂孝者、國人皆稱願焉、曰、幸哉、有子如此、所謂孝也。』這是揚名顯親的正道。至若慕虛榮的人、整天注意在沽名釣譽、欺世盜名、自然不是君子之大道、既非實至名歸、便是名實不符。孟子說：『故聲聞過情、君子恥之。』君子引以為恥事，又怎能得說是孝呢？還有、剛才所說、身體髮膚、受之父母、不敢毀傷。是自愛其身、也是發於敬親之一念、推此敬親一念、自然要做到不辱其親、推自愛之一念、還要積極的做到立身行道、才不愧為孝之始基。至若不敢毀傷四字、看似很平凡、實則其意很廣大、又很精微、而於廣大精微之中、又並非深奧、並非難行、倘在日常生活以及做人處事的時候、時時謹記此四字、那無異是僱有一位隨身出入的監督、它可以時時刻刻提醒自己、令到自己跟着正大的道路走了。且就最切近的來說罷，如果知道不敢毀傷、自然要從積極方面去注重衛生。而衛生之道、是要起居有時、飲食有節、作息有度的。假如沉迷於賭博、沉迷於夜生活、沉迷於一切無益於身心的遊戲、而致睡眠不足、茶飯亦不思、或則狂飲大醉、以致嘔吐狼藉、或者吸毒成癖、以致形銷骨立、這固然是毀傷身體的顯著事實。就是一個學生用功過度，以致精神萎靡、暴飲暴食、以致腸胃不舒、也是陷於不孝的、因為已違反不敢毀傷的格言了。其他像好作過於劇烈的運動、明知自己體力不支、還是冒險去爬山、冒險去作長程的游泳、以致發生意外、或好勝心強、好像跟人打賭於一分鐘內飲若干瓶汽水、在吃飽了飯再吃若干碟點心、那都是冒險的嘗試、毀傷身體的行爲。至於不知自愛、失節事敵、不惜犧牲生命替賊人做法勾當、或因感情衝動、行爲不檢、以至身敗名裂、或爲了一點刺激、竟出於自殺、作無謂犧牲、這是大逆不道。若果能夠記着不敢毀傷四字、那又怎會有那種愚蠢的行爲呢？所以、經書不可不讀。但是、千萬不可讀死書、若果固執一端、不知徹底研究其意

義、那便是讀書而不明理、沒有用的。例如理髮、剃鬚、種痘、打防疫針、是有關身體髮膚的了、我們知道、髮不能不剪、鬚不能不剃、痘不能不種、針不能不打、因為這些正是衛生之道、若藉口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而不做、那不是鬧天下之大笑話嗎？又如見人遇有急難、挺身去救人、這是見義勇為的行爲、國家抵禦外侮、征兵去參軍、這是個人保衛國家應有之義務、也是立身行道之一端、斷不能藉口不敢毀傷身體而不做的。若果臨陣退縮、誤了大事、也是辱其身辱其親的行爲。所以曾子說；『戰陣無勇、非孝也。』經書裏的教訓、往往是互相發明的、以上所說、孝經原文由身體髮膚起至孝之終也止、只不過寥寥三十三字、已概括的說明孝行的步驟、也可說是孝經的綱要、試問施之於今日何嘗不可以實行？它的下文跟着有幾句是申結上文的話；『夫孝始於事親、中於事君、終於立身。』這幾句、古人的解釋是這樣的；『行孝以事親爲始、事君爲中、忠孝道著、乃能揚名榮親、故曰終於立身也。』照這樣說、有人會誤會、以爲孝道必須以事君做官來揚名榮親爲條件、才可以算立身、否則孝道不全了、我以爲這也不應拘泥的、試看、顏子一簞食、一瓢飲、安貧樂道、未嘗做官、而流芳百世、難道不是已經揚名榮親嗎？難道不是已經頂天立地做成一個好人嗎？又如抱道自重的亞聖孟子、不得當時國君的重用、在事君方面、沒有赫赫的功名、難道又不是孝。孝經在庶人章已經說過了，它說；『謹身節用、以養父母、此庶人之孝也。』在社會上、各人的職業不同、各人的責任各異、在一個平民來說、能夠謹守其本身而守國法、節省奢侈之支出、而依法納稅、使國課早完、那不是已經盡忠爲國等於『事君』嗎？所以、一個人、但求循着合理的大道走、依照國家的法令做、但求無忝所生、便是立身、非必要富貴榮華才算是孝道。所以始於事親、中於事君、終於立身、那幾句話、其重要意義、不過是以一個孝字來做修己安人澈始澈終的德行。所謂始終、是說行孝由內而外、由親而疏、由近而遠罷了。若在家裏還不

能事親、又怎能顧及一家以外呢？切近的尚不能樹立、又怎能及遠呢？所以爲人子的、爲敬愛其父母而自愛自重、把受之父母的身體去做立德立功的事業、在內可以安慰父母之心、在外則可以卓然自立於世、那便是立身了、原文的意思、本來是一貫的。還有一點、因爲其中有中於事君一句、有人會發生疑問、以爲君字已不適用於今日、那一句已是不合時宜的話了。固然、時代變遷、許多事情都會是古今不同的、但我們讀書要不可拘泥。古代說事君、今日我們可以認爲是事國的、換句話、也可以說是替社會服務的、那不是和孫中山先生所說古人忠於君我們要忠於國的道理嗎？而且、我們試翻開說文一看、它的解釋說：『君、尊也、從尹、發號、故從口。』而尹字的意義是『治也、握事者也。』所謂握事、即是執政、那麼、君是執政發號令的人。在專制時代、君主高高在上、固然與一般平民尊卑懸殊、而在今日民主時代、總統由民選、也可以說總統是由民衆所推尊的、那並不違背說文『君』、尊也。』的意義。我們再看荀子君道篇曾說：『君者何也、曰能羣也。』他跟着列舉能羣的四種條件；爲善生養人、善班治人、善顯設人、善藩飭人、四者具備而天下歸之。春秋繁露滅國篇也說：『君者、不失其羣者也。』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又說：『君、羣也、羣下之所歸心也。』易經家人卦有『家人有嚴君焉、父母之謂也。』的話。後世因自稱父親爲家君。可見君是通稱、而能羣必有君、若非民衆歸心、則又如尙書泰誓、所謂『獨夫』孟子所謂『誅一夫紂』而已。由此可見、中於事君一句、並非不適用於今日。至若始於事親那一句、也有很充分的理由的。孟子述帝舜的事跡說：『使契爲司徒、教以人倫、父子有親、君臣有義、夫婦有別、長幼有序、朋友有信。』易經家人卦的象辭說：『父父、子子、兄兄、弟弟、夫夫、婦婦、而家道正、正家而天下定矣。』由此可見修齊治平之道、須由近而遠、而孝始於事親、和孟子所說的『親親而仁民、仁民而愛物。』同一道理。

第二講

前一次已經把孝字的字義說過、而孝經所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和揚名顯親的道理、也已大概說過了。現在繼續講述。首先、我們要明白、爲人子的爲甚麼要孝、試想、我們自出世以後、要經過父母多少年的撫育教誨、才能夠長大、而父母所希望的是我們能夠真真正正成爲一個人。怎樣才能夠真真正正成爲一個人呢？自然有做人之道、做人之道、首先要明人倫、什麼是人倫呢？就是父子有親、君臣有義、夫婦有別、長幼有序、朋友有信。其中君臣有義的一句、是否還適用於今日呢？上次、我已經根據說文把君字解釋過、並且引用易經、荀子、春秋繁露、白虎通、來證明君字是通稱之詞、現在不再複述了。而五倫之中、第一句便說父子有親、可見父子是五倫之首。父子之間、應該怎樣呢？大學說得好、『爲人子、止於孝、爲人父、止於慈。』而孝道至大、應該從何處着手呢？孝經說『始於事親。』究竟事親之道、要怎樣呢？孝經列舉出來；『居則致其敬、養則致其樂、病則致其憂、喪則致其哀、祭則致其嚴、五者備矣、然後能事親。』上文列舉的是事親的五種要點。現在我把它分別解釋一下；先說居則致其敬。居、是平居、即指平時居家。致、盡其極也、換句話說要做到徹底。敬、依照說文的解釋是肅也、含有忠心和不懈惰的意思、換句話說、即是不敢怠慢。孝子對於父母、應該極盡其敬意、不可怠慢、并且應該天天如此、時時如此。舉一個最淺的例來說、父母若有呼喚、便要爽爽快快去應他、就是不敢怠慢、也就禮記曲禮中所謂『父召無諾唯唯而起』的意思。其他一言一動、必須合乎規矩。在父母之前、語氣稍爲粗率、行動稍爲躁暴、已經是不敬、若果父母正在施教訓、而爲人子的卻加以無理之反駁、甚至語氣之間、含有火藥氣味、那尤其是不敬的了。須知道、一本孝經、其最重要的精神、不外是愛與敬兩個字。論語爲政篇中有一章記載子游問孝的，孔子的答話是；『今之孝者、是謂能

養、至於犬馬、皆能有養、不敬、何以別乎。』若果只是以飲食供養父母、而缺乏敬意、這不是孝子所以待父母之道。禮記內則篇、對於子事父母、婦事舅姑的儀節、寫得很詳細。而所有禮節、最重的是一個敬字、因為奉養父母必出於至忠至誠才有價值、若果稍爲有了怠慢的態度、虛偽的造作、那便不算得是『致其敬』的了。其次說到養則致其樂。這一句、簡單來說、必須要令到父母愉快。一般人事父母、關於物質方面的供奉、也許甚多人都可以做得到、但是、是否能夠令到父母愉快呢？那又許多人都會忽略。禮記祭義篇說『孝子之有深愛者、必有和氣、有和氣者、必有愉色、有愉色者、必有婉容。』奉事父母、最重要的是這種愉色婉容、有這種愉色婉容才能令到父母快樂、而這種愉色婉容、不是矯揉造作可以冒充、而是由於深愛其父母而自然表見的、亦惟有對父母有深愛的人才有這種自然的表見。若果是矯揉造作而非出自誠意的、那便屬於巧言令色那一類了。論語爲政篇有一章說『子夏問孝、子曰、色難。有事弟子服其勞。有酒食先生饌、曾是以爲孝乎。』這裏的一個曾字、根據朱子註釋；『曾、嘗也。』但清代王引之的經傳釋詞說『音增、乃也。』至於色難二字的解釋、朱子集註有兩說；第一說、『事親之際、惟色爲難。第二說、『承順父母之色爲難。』朱子以兩說都解得通。但第一說將色難的色字屬於人子的顏色。第二說則屬於父母的顏色。第一說以奉事父母、必須有愉色婉容、才能博得父母歡心。而第二說則以爲要承順父母的顏色、若能承順父母的顏色、父母自然喜歡的了。所以無論那一說、都是要令父母愉快、若只是替父母服勞或者只是用物質奉養、而言語態度之間、或則怒氣沖沖、或則愁容滿面、那便不能稱爲孝子了。不過、在朱子註裏、我以爲應該稍爲補充、因爲原註是說事親之際、惟色爲難。又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。爲難二字、恐會令人誤會、以爲孔子都認爲這是難事、便望而生畏、不肯勉力去做、另一方面、又會令人藉口難做、來替自己解嘲、恐怕非孔子所以教人的本

意、我以為應解作難能可貴、那便可免上述的毛病的了。古人教學的話、常常就日常生活中很細的事情指出、上文所說的色難二字、可謂觀察入微所得來的教訓。還有一句很近人情的說話、就是禮記曲禮篇所記載的『恒言不稱老』五字。若做人兒女的、常常謂自己已經已老了、那麼、他的父母不是更老嗎？父母聽到之後、豈不是會很傷感嗎？由此可知、養則致其樂、這一句話、做人子的必須時時謹記、才能做到完善的地步。再其次、說到病則致其憂。孔子曾經說過『父母之年、不可不知也、一則以喜、一則以懼。』不可不知、就是常常記憶、知道父母年壽日高、所以喜、但年紀愈高又恐日就衰老、所以懼。在父母精神爽利的日子裏、還須有這種一喜一懼的心情、何況在父母生病的時候、怎能夠不致其憂呢？現在我從禮記找出一個實例來說一說；當周文王做太子的時候每天到他的父親王季那裏問安三次。晨早、正當雞初鳴時、便穿了整齊的衣服去問安、若知道父母平安、文王便很歡喜、中午是這樣，晚上也是這樣、假定知道他的父親有不舒服的話、文王便露憂慮之色、就是行路時也有些不正常了。等到王季飲食正常、文王才恢復常態。這就是病則致其憂的好榜樣。後來武文依照文王的程式去做、當文王有病時、武王常在左右、侍奉維謹『文王一飯亦一飯、文王再飯亦再飯。』即是說、文王若因病而只吃一頓飯、武王便食不下咽也只吃一頓、等到文王的病好些、能夠吃兩頓飯時、武王的憂慮也減少而吃兩頓飯了。這是見於禮記文王世子那一篇的。大家聽到這個故事、可能會說、文王武王當時是世子身份、我們怎能夠仿效、殊不知自天子以致於庶人、都要父子有親、一樣要孝。他們的做法、在現在看起來、好像呆板一些、但這一章的經文的主旨、只是極力描寫其對父母有病時的關心程度已達到極點。而我現在引用這一章、也是爲了說明病則致其憂而舉出一個例子。我們應該明白它立言的本旨、因時制宜去做。若當父母有病而漫不關心、絕不憂、還是天天徵逐於飲食遊戲、或則只是送入醫院便以

爲責任已完了。那麼、讀到孝經的病則致其憂那一句、恐怕良心上會覺得難過的了。現在、要說到喪則致其哀了。不過、我仍然要從父母生前的說起、我們知道、一個人生活愉快、自然不容易衰老、不容易生病、這是大家承認的。假若爲人子的能夠居則致其敬、養則致其樂、則一家之內、融融洩洩、沒有不愉快的刺激、老年的父母、亦將因此而延年益壽。萬一父母有病、自然要小心調理、直至停止呼吸前的最後一秒鐘、須還盡力醫治、絕不能有所謂宣告絕望而停止施救的。若果不幸而到了辦喪事的階段、那又要謹慎從事了。聖賢的道理、一方面要慎疾、一方面要慎終、既能慎疾於前、復能慎終於後、良心上便沒有遺憾。而當居喪的時候、若果是孝子、必定能夠致其哀的。我曾經聽見過社會有一個奇怪的名詞、每當一個年老的人死去、俗人以爲他已福壽全歸、便叫這種喪事爲『笑喪』喪字之上竟會加一個笑字、眞令人莫明其妙。其實、喪事最重要的是個哀字、因爲對深愛的人死去、自然是哀痛、這是人之常情。反過來說、若果不哀痛、顯然是對死者並不深愛了。剛才我說過、孝子對於父母最重要不外是愛與敬、假如當父母之喪而沒有哀戚之容、顯然並不愛其父母、換句話說、便是不孝。正因爲世俗有笑喪這個名詞、於是不孝的人便有所藉口，就是丁憂的人不能致其哀、而旁人也會引用笑喪這一句名詞替他解嘲、這種不正確的言論、實足以影響社會的風氣、所以殯儀館內有時會沒有一點悲戚的氣氛的、可見創造出笑喪這一個名詞的人、實在有甚於始作俑者。有些人、對於喪事、辦理得十分井井有條、排場十足、這也可以說是對死者的重視、不過、這並不是喪事最重要的條件。孔子說『喪、與其易也寧戚。』易、治也、即辦得井井有條的意思、戚、就是哀戚。其意即是說、辦理得有秩序和哀戚的比較、還是以哀戚爲重。這是見於論語八佾篇的。而在禮記也有同樣的記載、原文是這樣的：『子路曰、吾聞諸夫子、喪禮、與其喪不足而禮有餘、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。』這是見於檀弓篇的。由

此可以明白孝經的喪則致其哀的意義了、最後說到祭則致其嚴。嚴、是嚴肅。致其嚴、即極其嚴肅。關於祭禮、是『事死如事生、事亡如事存。』的意思。所以父母在生之日、應該居則致其敬、既歿之後、祭禮應該極其嚴肅。說文解敬字的字意、是肅也。所以嚴肅即是敬、敬、是一切禮儀中最重要條件、若果沒有敬意、不論禮儀如何隆重。不足為貴。所以孔子說、『禮云禮云、玉帛云乎哉。』子路也曾經覆述孔子的教訓說、『祭禮、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。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。』由此可見祭則致其嚴的意義。有些人、也知道重視祭禮、於是大事鋪張、甚至自己沒有錢、也要向人家借債、以為鋪張之用。表面上、隆重極了。究竟這樣是不是合乎致其嚴的原旨呢？未必的、因為鋪張並不是等於嚴肅的、何況孔子也曾說過；『禮、與其奢也寧儉。』可見鋪張並不是禮的根本。不過要知道儉是合乎中道的名詞、若超過中道、或則失於奢侈、或則失於吝嗇、奢侈固然不是、吝嗇也不是。孟子說；『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。』所以事親之道，固然不只以物質之供養為已足，而物質之供養，又並非不必要的。究竟應該怎樣呢？應該『稱家之有無。』稱家之有無這句話、見於禮記檀弓、是孔子因為子游問喪具而答覆他的。所以、能力所不能做到的固然不必勉強、而能力所能做到的又不應吝嗇、若果吝嗇、便是孟子所謂儉其親了。這些道理、不論在父親母親生前之奉養、或父母死後的祭禮、都是一樣。因為祭禮的意義是『追養繼孝』。所以和生前奉養並沒有不同的地方。追養繼孝四字、見於禮記。所謂繼孝、是孝之延續、而追養之追、即慎終追遠之追、所以後世為父母拜陰壽出帖請酒時用『追慶子』三字、就是淵源於禮記的。以上所說、已經把孝經列舉孝子事親的五種要點討論過了。我們也不可忽略最後的兩句、它說『五者備矣、然後能事親。』若果有一不備、不可謂之能事親、而且、凡是做人子女的、不論貴賤、不論貧富、都應該這樣做的。此外、禮記祭統篇也有幾句與孝經互相發明的。它說『是故孝子之事

親也、有三道焉、生則養、歿則喪、喪畢則祭、養則觀其順也、喪則觀其哀也、祭則觀其敬親而時也。』所謂養則觀其順、已包括孝經所謂居則致其敬、養則致其樂的意義了。孝經除了上述的事親五個要點之外、還有三個戒條。它的原文是這樣的：『事親者、居上不驕、爲下不亂、在醜不爭。居上而驕則亡、爲下而亂則刑、在醜而爭則兵。三者不除、雖日用三牲之養、猶爲不孝也。』這裏所云在醜不爭與在醜而爭則兵的醜字、和孟子所謂『地醜德齊、莫能相尚。』的醜字同一意義、是同類的意思。若同類之間、互相爭競、勢必以兵刃相加、互相殘害、和居上而驕以致滅亡、居下而亂以致受刑、都會有生命危險、既有危險、自然令到父母之心不安、都不是孝子應有行爲。假如三者不除、不論物質供養如何豐富、也是不能抵償。所以說雖日用三牲之養、猶爲不孝也。三牲者是指牛、羊、豬、極言物質供養豐富之意思、孟子曾經說過『好勇鬥狠、以危父母。』便是不孝、因爲孝子以安親揚名爲要旨的。以上所說、是孝經所列舉孝子事親的五項要點以及三戒條。須知道、孝道是重在實踐的、假如我們能夠細細領略、勉力去做、不論智愚賢不肖、都可以做成一個真真正正的人。

第三講

第一第二兩講、是根據孝經摘要講述的。現在、再從其他的經書把有關孝道的言論提出來研究一下；第一、關於守身方面。守身的道理、孟子曾經說得十分明白。他說：『事孰爲大？事親爲大。守孰爲大？守身爲大。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、吾聞之矣、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、吾未之聞也。』孟子所謂事親爲大、即孝經之始於事親的意思。至於守身爲大一句、雖然像是與事親爲大相對來說、實則守身又是事親之本。因爲下文已經明明說出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、吾未之聞也的了。怎樣叫做守身呢？就是要時時戒謹恐懼、惟恐稍有毀傷。上次所說有生命危險的事情、自然要戒除、就是其他足以傷害身體、足以毀傷名譽以及一切違反禮

制的事情都應該避免。論語爲政篇載孔子的說話；『父母唯其疾之憂。』這句話是孔子答覆孟武伯問孝的。照經文的意義可有兩種解釋。第一、父母深愛其子女、常常憂慮子女有疾病。第二、孝子不去做壞事、父母大可放心、至於疾病、就是聖賢也不能避免、所以父母的憂的只是子女的疾病。而做子女的、應該以父母之心爲心、謹慎守身、才算是孝。朱子集註的解釋大意是這樣。此外、張栻在他所著的論語解裏、還有幾句話、大意是說；『爲人子女的、不幸而遇上疾病、如非人力所能預防、自然無可奈何、但若由於衛生不謹慎、而自取疾病令到父母憂心、那麼、也是不孝。』張栻是朱子同時的人、當時對於論語的解釋、他們兩人經過很多的辯駁，彼此辯駁的說話、在朱子大全裏、記載得詳細之極。關於這一集註、雖然已經用『謹守其身』來概括一切、但上文所述張栻的話、是把自取疾病的一點明明白白的說出來、所以我特別提出來說一說、由此可見守身之道、就是要敦品勵行、做成一個好人。品行上有不自愛的地方、自然是守身之道有欠缺、就是衛生上有疏忽、對於守身之道、也不能算是已做到圓滿的。前一次、我曾經講述過、孝子事親、最重要的是愛與敬兩個字、本着愛父母之心做到徹底、那麼對於受之父母的身體，便應該自愛，本着敬父母之心做到徹底，那麼，每當把受之父母的身體去做事的時候、便應要敬謹了。所以曾子說『身者、親之遺體也。行親之遺體、敢不敬乎。居處不莊、非孝也、事君不忠、非孝也、蒞官不敬、非孝也、朋友不信、非孝也、戰陣無勇、非孝也、五者不遂、災及乎身、敢不敬乎。』這一段曾子的話、大載禮記與小載禮記都有記載、他着重於一個敬字、講得非常透徹。我們又知道、愛與敬都是發於內心的、倘若內心常常存着愛父母敬父母的觀念、自然一舉足不敢忘父母、一言不敢忘父母、所以一切行險僥倖不忠不信的言語行爲、又怎會表見出來呢？反過說、沒有敬愛父母的心、那便把父母置於腦後、忘記了自己應有的責任、忘記了自己應該發憤上進。

初則好食懶做、跟着便會染上不良嗜好、爲了要賺錢、便不擇手段、就是觸犯法紀傷天害理的事情也去做、又時時興風作浪、打打鬥鬥、影響到父母的名譽、甚至危及父母的生命。手上有錢的時候、又只會供給妻子去揮霍、絕不顧及父母。這些不孝的情形、孟子曾經列舉出來。他說；『世俗所謂不孝者五。惰其四支、不顧父母之養、一不孝也。博奕好飲酒、不顧父母之養、二不孝也。好貨財、私妻子、不顧父母之養、三不孝也。從耳目之欲、以爲父母戮、四不孝也。好勇鬥狠、以危父母、五不孝也。』這是見於孟子離婁篇的，我們讀過以後、應該細細自我檢討、有則改之、無則加勉。不過、孟子所說的、只就當時世俗所謂不孝的列舉出來、並非所有不孝的情節都已包括無遺的。試看古代的奸雄人物、附逆人物、叛國降敵時的人物、多少虛偽的造作、雖然他們自己解釋得很巧妙、自己掩飾得很周密、實則經已失節、於守身之道大大違背、又怎能逃避得過不孝的罪名呢。雖然他們身享富貴、也許他們對於父母之養、物質供養十分豐富、但是不義而富，不義而貴，用不義的錢、去供奉父母、試問父母能夠安心嗎？試問到底能夠不危及父母嗎？又試問千秋萬世之後、能夠不留下一個臭名而牽連父母嗎？晉朝的時候、陶侃做一個監察魚池的小吏、有一次、送一個醃好的魚給母親、他的母親不但璧還給他、並且責罵他說『爾以官物遺我、不能益我、乃增我憂耳。』這些雖然比較輕微的事情、而由輕微的小節固然不應該忽略、尤其是要『臨大節而不可奪也。』才能成爲一個真真正正的人。例如宋代的文天祥、兵敗被擄、自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十月起至十九年十二月止、在獄中三年零三個月、經過元朝君臣的威迫利誘、始終不屈、結果殺身成仁、舍生取義、這樣才算是不失其身的人。所以他在就義之前寫下一篇自贊、有『而今而後、庶幾無愧。』這兩句話。說到這裏、有人會發生疑問、以爲身體髮膚、受之父母、不敢毀傷、何以文天祥甘心被殺、又不算毀傷身體呢？殊不知事情有處常處變之分、不

敢毀傷的意義、不外爲愛父母而自愛、爲敬父母而不辱其親、不辱其身才合於不敢毀傷的正道。假如兵敗被擄、竟因被威迫利誘而投降敵人、那不是自辱其身嗎？所以『臨大節而不可奪』才是合於守身之大道的。現在我說一個故事罷、故事是見於韓詩外傳的。它的大意說；『荊國去伐陳國、把陳國的城門破壞、卻叫陳國的投降民衆去修理。本來、古人乘車、若果路上遇着應加敬禮的人、便俯首憑着車前的橫木叫做式（也有用軾字的）式、是敬禮的一種儀節。現在陳國的一羣民衆正在修城、應該加以敬禮的了、但孔子經過、並不加以式的敬禮、隨行的子貢便問孔子、孔子說；『國亡而不知、不智也、知而不爭、非忠也、亡而不死、非勇也。修門者雖衆、不能行一於此、故吾不式也。』這段故事是說明立節的重要。所以劉向說苑的立節篇也有同樣的記載。也即是論語孟子所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道理。不過、我要特別說明幾句、孔子所謂殺身、必須以成仁爲條件、孟子所謂舍生、必須以取義爲條件。若並非爲了成仁而殺身、並非爲了取義而舍生、那便是無謂犧牲、不只是愚不可及、而且屬於毀傷身體的不孝行爲、斷不可輕於嘗試。大戴禮曾子制言篇說得好：『生以辱、不如死以榮。辱可避、避之而已矣、及其不可避也、君子視死若歸。』這是教人非到無可避免關頭不可輕率犧牲的說話。臨事之際、必須加以衡量。在後漢書李固傳論裏、有兩句說得很明白、它說、『若義重於生、舍生可也、生重於義、全生可也。』以一個義字來作衡量的標準、自然是合理的說法。由此可知文天祥舍生取義、並非違反不敢毀傷的戒條、而正是合乎守身的大道的了。孝經說；『君子之事親孝、故忠可移於君。』惟其能夠明白忠的意義、臨大節而不辱、才可完成立身行道揚名顯親的條件。所以、凡事有處常與處變之分、在處常的時候、例如曾子有病、叫門弟子檢驗他的手足、以示得免於毀傷、并且說；『而今而後、吾知免夫、小子。』這是見於論語泰伯篇的。而禮記檀弓亦有一段類似的記載、它說；『子張病、召申詳而

語之、曰、君子曰終、小人曰死、吾今日其庶幾乎。』這是禮記祭義所謂『父母全而生之、子全而歸之。』的道理。至於文天祥在從容就義之前、寫下而今而後、庶幾無愧那兩句話、也是服膺先聖賢的道理而見諸實行的。所不同的、文天祥不是處常而是處變罷了。在孔門之中、曾子閔子都是以孝著名的。自從曾子有疾、告訴他的門弟子有啓子足啓子手的教訓以後、他們的對於老師以身示教的印像當然很深刻、後來他的弟子樂正子春偶一不慎、落石級的時候把足弄傷了、雖然痊愈、而數月不出、猶有憂色、就是因爲自己忘記了孝道。在現今看起來、會有人笑他太迂了、實際上他是認真、是敬承師長教訓而不敢違背、他認真的精神、實踐的精神、是值得敬佩的。剛才我曾說過、孝子若是愛敬父母的話、自然會一舉足不敢忘父母、一出言不敢忘父母。這兩句話、原來就是樂正子春所說的；它的原文是這樣：『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、一出言不敢忘父母。一舉足不敢忘父母、故道而不徑、舟而不游、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也。一出言不敢忘父母、是故惡言不出於口、忿言不及於己、然後不辱其身、不憂其親、則可謂孝矣。』這是見於大戴禮記曾子大孝篇和小戴禮記祭義篇的。而呂氏春秋孝行覽篇也有記載、只是敘述的文字大同小異。所謂道而不徑、舟而不游、是指走路與過河的時候、記住安全至上。大路是平坦的、小路是往往有險阻的故行不由徑、以免危險。所謂舟而不游、是指渡河的時候、必要乘船、以策安全、不會冒險游泳過去的。至若惡言不出口、忿言不及於己、這兩句的解釋、因爲守身的人、不只謹慎他的行爲、並且謹慎他的說話。自己既是沒有悖逆的惡言講出來、所以說話都是正直合理、他人自然心服、而不會以忿怒的話來反駁的了。這些話、好像是很輕微的小節、其實、因爲這樣、才可以不辱其身、不辱其親、也是屬於守身之道的。禮記表記篇有記載孔子的說話：『君子不失足於人、不失色於人、不失口於人。是故君子貌足畏也、色足憚也、言足信也。』可見言語態

度、不可不慎、守身的孝子、又怎能不注意呢。以上所說、是孝子守身之道、而守身之道、又是事親之本、我們爲要行孝、必要研究守身之道。

第四講

上一次、已經把守身之道說過了。今天是第四講、繼續講述。現在、我想把孝道中養志之道略爲說說。養志二字、見於孟子、與莊子所謂『養志者忘形』的養志二字、雖同一寫法、而讀音不同。孟子所謂養志、與養口體相對、其要意是在於承順父母的心意。不過、在孟子以前、孔子已經有過『夫孝者、善繼人之志、善述人之事者也。』那一句話了。至於孟子說養志是舉例來說明的。他說『當日曾子奉養他的父親曾皙、必定有酒有肉。到了將近撤去的時候、必請問父親要送些給誰。假定父親問及這些東西還有嗎？曾子必說還有。』孟子原文是這樣；『曾子養曾皙、必有酒肉、將徹、必請所與。問有餘、必曰有。』及至曾子的父親曾皙死了以後、曾子的兒子曾元奉養曾子的情形、也和曾子奉養父親的一樣『必有酒肉』但最大的差異、是不問父親要送些給誰、假定他的父親問及還有嗎？則即說沒有了。孟子認爲曾元的養親、只是養口體、必須好像曾子的做法才算養志、事親要學曾子才可。孟子的原文是這樣的；『曾皙死、曾元養曾子、必有酒肉、將徹、不請所與。問有餘、曰無矣、將以復進也。』此所謂養口體者也、若曾子、則可謂養志也、事親、若曾子者可也。』首先、我要說明一下、這是孟子的一節、它上文還有一節、是論事親守身的兩節、合爲一章。朱子集註和焦循孟子正義都是這樣分章、我因爲上次講守身之道的時候、已經把上一節原文介紹過了、所以現在不再復述。不過、于鬯所著的孟子分章考裏、則認爲剛才讀出來的應該獨立爲一章。這不在我今天所要討論的範圍、現在只是附帶一說罷了。其次、原文將以復進也那一句、趙註和集註都認爲是曾元的奉養、縱使那些酒肉有剩餘、也說是沒有了、其意是把多餘的留待下一

次再復進於曾子。但焦循正義引孔廣森的話、以爲曾元或不至於這樣吝惜、只是說沒有多餘了、若喜歡的話、當另行製作以奉進、這樣解釋、是比較好一點。因爲孟子原文在敘述曾子的時候是說『問有餘、必曰、有。』而敘述曾元的時候、文字變更了、只是說『問有餘、曰、無矣。將以復進也。』若果和上文『必曰有』相對的話、便應該用『必曰無』而他現在用『無矣』語氣便有不同。以上所說、是屬於經文的解釋、而孟子這一章書的主旨、不外想說明事親應該養志。所學的實例、是說曾子的奉養父親、一切都承順父親的心意、父親自然愉快了。那已經做到孝經所謂養則致其樂、不止是有酒食先生饌的奉養了。至於曾元的奉養、雖然和曾子一樣、必有酒肉、但不問父親要分給誰、當父親問、還有嗎？又說、沒有了。須知道、老年人遇有食物、往往喜歡分給他所認爲要給的人。推己及人、分甘同味、是人類的美德、若果是一位孝子、當然不忍違背父母的意旨。禮記內則篇有說『孝子之養老也、樂其心、不違其志。』下文又說『父母之所愛亦愛之、父母之所敬亦敬之、至於犬馬盡然、而況於人乎。』所謂犬馬盡然、原意是說、就是父母愛一隻狗或愛一隻馬、或兩隻狗中兩隻馬中偏愛一隻、孝子也不會作相反的異議的。這雖然像是很瑣碎、但原意是用來說明『樂其心不違其志』的主旨的。若果推廣這個承順父母的意旨原則去做、父母的心情不是很愉快嗎。現在說回曾元奉養父親的事了、他只是必有酒肉、而未能承順父親的意旨、所以孟子認爲這是不過奉養父母的口體而已。至於曾子的做法、才算是養志的。不過、孟子所學的實例、是關於飲食方面的、或者有人會誤會以爲依據孟子所學的例、若果仿效曾子一樣、必有酒肉、一樣必請所與、一樣必曰有、便是已盡了養志的能事了、殊不知養志那兩個字是一個原則、而孟子所學的、只是一個最切近的例而已。推開來說、例如一個青年、父母要我們勤力讀書、我們便要承順他們的意旨去勤力讀書、父母要我們做仁民愛物的偉大事業、我們便要承順他們的意旨

努力去做、務求做到成功、父母叫我們節衣縮食都要捐款給救濟機關、我們也承順他們的意旨去做、這就是養志之道。反過來說、在父母面前千依百順、而一離開家庭、便把應承父母的話忘記得一乾二淨、或者父母想吃一些小小的東西、也不能買回去給他、這當然是不對。就是對父母的衣服飲食供應得很完備、而對於父母叫我們捐款救濟的義舉不願意去做、那也不算得是養志的。說到這裏、有人會說、你所舉例、有些是輕而易舉的、那當然容易辦得到、但說到仁民愛物的偉大事業、那又談何容易。殊不知有志者事竟成、所以貴於立志。而且、要做仁民愛物的事業是一個目標、向着父母所希望達到的目標去做、但求有恒心有毅力、盡心盡力去做、縱使萬一不成功、也可嘗違逆過父母的意旨呢。有人又會說、你剛才所舉例的、都是父母希望我們去做好的、萬一父母的意旨是向壞的一方面、我們既是要養志、也要跟從父母的意旨而向壞的方面走嗎？若果這樣問、我又要引用孝經來答覆了。孝經關於諫諍那一章說：「曾子曰、若夫慈愛恭敬、安親揚名、則聞命矣、敢問子從父之令、可謂孝乎？子曰、是何言歟是何言歟。」孔子連說兩句是何言歟、等於今日我們說：「這是甚麼話、這是甚麼話。」一樣、否定的語氣很重的。孔子後來又說：「父有諍子、則身不陷於不義。」跟着又說：「故當不義、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、臣不可以不爭於君。故當不義則爭之、從父之令、又焉得為孝乎。」照常理、一個正常的人、斷沒有希望見兒子去做壞事的、但有時會對事實未看清楚、或因為真理未明而致有不合理的命令、做兒子的就要善為勸諫、否則陷父母於不義、便是做兒子的責任未盡、反為不孝了。至於勸諫父母、也要有方法、那便是幾諫。以下我要說到：「幾諫」二字之見於論語。論語里仁篇說：「子曰、事父母幾諫、見志不從、又敬不違、勞而不怨。」幾諫的幾字、微也。幾諫是怎樣的呢？見志不從、又敬不違、勞而不怨、那三句就是幾諫的方法了。禮記內則篇有比較詳細的記載。它說：「父母有過、

下氣怡色、柔聲以諫。諫若不入、起敬起孝、悅則復諫、不悅、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、寧熟諫。父母不悅而撻之流血、不敢疾怨、起敬起孝。」由此可見對父母的勸諫要注意下列三點，第一、諫時要平心靜氣、用柔和的聲音來說。第二、父母若不聽自己的勸諫、便要更敬更孝、等到父母冷靜些時、再行諫諍。第三、因勸諫而令父母不喜歡甚至於鞭打得很厲害、也不敢怨恨、還是要更加敬父母、更加孝父母。朱子以爲內則所記載的、和論語孔子所說的幾諫是互爲表裏的。至於諫而不聽、曲禮篇又有補充的辦法：「子之事親也、三諫而不聽、則號泣而從之。」既是號泣而從之、那麼、父母應該感動的了。此外、禮記祭義篇說：「父母有過、諫而不逆。」大戴禮曾子事父篇說：「父母之行若中道、則從、若不中道、則諫。」從上文所說來看、可見對於父母遇到了甚麼情形應該諫、怎樣是幾諫、都已經很顯明的了。須知道、幾諫是孝子應有的態度、也是孝子應有的責任、若果盲從亂命、陷父母於不義、實在是不孝的。所以、荀子在子道篇說：「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、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、孝子不從命乃衷。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、孝子不從命乃義。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、孝子不從命乃敬。」荀子對於從命與不從命的標準說得很清楚、一切都以父母的安危榮辱爲合義不合義而衡量、斷不容胡亂說父母迂腐來做不從命的藉口。須知道、荀子還有一句說：「可從而從、是不子也。」同時、遇到怎樣情形時應該幾諫、細心看看荀子的話、也可以明白了。現在、我要說一個關於諫父母的故事：從前晉朝的末年、有名叫原穀的。他的祖父很年老了、他的父親覺得家裏有這一個老人很討厭、有意把這位老人家掉到郊外去。原穀當時十五歲、經過涕泣苦諫、而父母不聽、並且製成一乘轎、把那位老人家抬到荒山野嶺將他掉下了。原穀跟着把那乘轎收回來、父親問他要來何用、他說恐怕日後父親老了、不能夠再製作、是以取回來。」原穀的父親因之覺悟、非常慚愧、非常恐懼、急忙將老人家抬回家中、

敬謹奉養、原穀父子後來成爲孝子孝孫。這位十五歲的原穀可謂諫得巧妙了。這故事見於太平御覽、而明代陳耀文所著的天中記也有記載的。剛才我說、若果陷父母於不義、便是不孝。究竟怎樣便是陷父母於不義呢？例如父母有過、竟放棄了幾諫的責任、以致父母做出不義的事情便是了。孟子說過：「不孝有三、」趙岐以爲「阿意曲從、陷親不義、」就是三不孝之一。而曾子亦曾經說過：「君子所謂孝者、先意承志、諷父母於道」所謂諷父母於道，即是令到父母明白而歸於正道。換句話說、爲人子者、自己要做成一個孝子、另一方面又要令到父母做成一個慈父慈母、才算完成孝子的責任、假如父母當盛怒之下、拿了一根大棍來打自己、還不快快走避、而被父母活活打死、父母便得了一個不慈的惡名、那便是陷父母於不義、至於揚名顯親更談不到了。劉向說苑建本篇曾記載孔子的話說：「小箠則待、大箠則走、以逃暴怒也。」那幾句話、不論是否孔子說的、也值得做一個參考。總括來說、一個孝子、必須能夠愛父母、敬父母、必須能夠守身、必須能夠養志、必須能夠諷父母於道、還要做到徹底。所以曾子說：「民之本教曰孝、其行之曰養。養可能也、敬爲難、敬可能也、安爲難、安可能也、久爲難、父母既歿、慎行其身、不遺父母惡名。可謂能終也。」又說：「終身也者、非終父母之身、終孝子之身也。」這些話都是見於禮記的。有些人、誤以爲父母已歿、人子的責任已盡、而孝亦可作一結束、殊不知愛敬父母、應該是無窮盡的、所以孝道也應該時時實行、一息尚存、不容小懈的。最後、我還要把韓詩外傳之記載曾子所說的話來作一個結束；它說「往而不可還者親也、至而不可加者年也、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。」下文又說：「是故椎牛而祭墓、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。」我們讀到這些有血性的文章、還能夠不受感動而及時行孝的嗎？本來、孝道包括很廣、說到現在、一切有關孝道的情節、還有許多未能說及、經書上有關孝道的教訓、還有許多未引得到、只因限於時間、就此結束、俟有機

會、再與各位研究。

接上錄《大學》

康誥曰：「惟命不于常。」道善則得之、不善則失之矣。楚書曰：「楚國無以爲寶。惟善以爲寶。仁親以爲寶。」舅犯曰：「亡人無以爲寶。」秦誓曰：「若有一个臣、斷斷兮、無他技、其心休休焉、其如有容焉。人之有技、若己有之、人之彥聖、其心好之、不啻若自其口出、寔能容之、以能保我子孫黎民、尚亦有利哉。人之有技、媚嫉以惡之、人之彥聖、而違之俾不通、寔不能容、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、亦曰殆哉。」唯仁人、放流之、進諸四夷、不與同中國。此謂唯仁人、爲能愛人、能惡人。見賢而不能舉、舉而不能先、命也。見不善而不能退、退而不能遠、過也。好人之所惡、惡人之所好、是謂拂人之性、菑必逮夫身。是故君子有大道、必忠信以得之、驕泰以失之、生財有大道、生之者衆、食之者寡、爲之者疾、用之者舒、則財恆足矣。仁者以財發身、不仁者以身發財。未有好上仁、而下不好義者也、未有好義、其事不終者也、未有府庫財、非其財者也。孟獻子曰：「畜馬乘、不察於雞豚。伐冰之家、不畜牛羊。百乘之家、不畜聚斂之臣。與其有聚斂之臣、寧有盜臣。」此謂國、不以利爲利、以義爲利也。長國家而務財用者、必自小人矣。彼爲善之、小人之使爲國家、菑害並至、雖有善者、亦無如之何矣。此謂國不以利爲利、以義爲利也。

右傳之十章、釋治國平天下。

論語疏釋 學而篇第六章

孔聖降生二五二九年公元一九七八年何叔惠撰

叔惠號薇盒、一九一九年出生於原籍水藤祖居。世代書香、乃何清伯進士、何蘭愷太史之從子、何惠庶茂才之哲嗣。廣才中學畢業、從事教育事業垂五十年、歷任專上學院及中學講席、學海書樓特約主講、創設鳳山藝文院、桃李滿香江。本文見學海書樓講學錄選輯。

正義曰：『此章明人以德爲本、學爲末。』

子曰：『弟子入則孝、出則弟、謹而信、汎愛衆、而親仁。行有餘力、則以學文。』

(一)朱注：『弟子之弟、上聲。』正義曰：『弟子者、對父兄之稱。』
儀禮特性饋食禮注：『弟子、後生也。』

『入則孝』；入者謂由所居室至父母所也。孝者所以事親也。(此言溫清定省之事。)

(二)朱注：『則弟之弟、去聲。』作動詞用。『出則弟』；出者、謂事諸兄師長、皆弟順也、弟者所以事長也。此言揖讓應對之事。

孝經：『事父孝、故忠可移於君、事兄弟、故順可移於長。』

大戴禮保傅云：『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、學小藝焉、履小節焉。束髮而就大學、學六藝焉、履大節焉。』是『出』謂就傅、居小學大學時也、教弟子先以孝弟者。孟子《盡心篇》曰：『孩提之童、無不知愛其親者、及其長也、無不知敬其兄也、親親仁也、敬長義也。』是言孝弟本乃人所自具有、因弟子天性未漓而教導之也。

(三)朱注：『謹者、行之有常也、信者、言之有實也。』

邢疏：『謹而信者、理兼出入言、恭謹而誠信也。』謹、慎也、信、實也。謹於事見、信於言見。

(四)朱注；『汎、廣也、衆、謂衆人。』說文；『汎、浮貌。』引申爲普遍之義。

廣雅釋詁；『汎、博也。』左傳引此文作『汜』愛。說文；『汜、濫也。』

爾雅釋詁；『衆、多也。』

(五)朱注；『親、近也。仁、謂仁者。』

廣雅釋詁；『親、近也。』『仁、衆中之賢者也。』

劉寶楠曰；『君子尊賢而容衆、故於衆人使弟子汎愛之、所以養治其血氣、而導以善厚之教、又使之親近仁者、令有所觀感也。』

(六)朱注；『餘力、猶言暇日。』說文；『餘、饒也。』皇疏；『行者，所以行事而畢之迹也。』

凌鳴喈論語解義；『有餘力、謂童子精力有餘也。』

(七)朱注；『以、用也。文、謂詩書六藝之文。』(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。)

鄭注；『文、道藝也。』藝所以載道、故注道藝連文。

程子曰；『爲弟子之職、力有餘則學文、不修其職而先文、非爲己之學也。』

尹氏(焯)曰；『德行本也、文藝末也、窮其本末、知所先後、可以入德矣。』

邢疏；『汎愛衆者、汎者、寬博之語、君子尊賢而容衆、或博愛衆人也。而親仁者、有仁德者、則親而友之。能行以上諸事、仍有閒暇餘力、則可以學先生之遺文。若徒學其文而不能行上事、則爲言非行、僞也。』

洪興祖曰；『未有餘力而學文、則文滅其實、有餘力而不學文、則質勝而野。』

朱子曰；『意謂力行而不學文、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、識事理之當然。而所行或出於私意、非但失之於野而已。』

康有爲曰；『以孝弟發其行仁之始、以汎愛衆極其行仁之終、以謹而信肅其行仁之規、以親

仁薰其爲仁之習、而後學文以廣益其智。雖仁智雙修、而始終於仁、但以智輔仁、所以養成人之德也。」

簡岸先生曰；『或曰、子以四教、文、行、忠、信。與此章言餘力學文者不同、其於文、或先或後、何也？』皇疏云：『教體多方、不一例也。』斯不然矣。教必先文以導行、非知之、無以行之也。行者、學文而力行也、先學文而後力行、既行而復學、故又曰、行有餘力、則以學文。忠信者、行之所以力行也。忠存於心、信發於言。蓋以信（外）知忠（內）也。弟子謹而信、則忠有存焉者矣。』

叔惠按；此章乃夫子論幼學蒙養之道。蓋童子之時、腳根未穩、容易染蒼染黃、所以一說到弟子、便不覺關懷十分、一方面喜其天真未鑿，易與爲善也。一方面恐其人欲漸萌、亦易與爲惡也。所以此子他日之成與敗、全視乎今日之教育如何。是故慮之不能不周詳、防之不能不慎密、督之不能不嚴厲、導之不能不勤勞。入則欲其孝也、出則欲其弟也。行則欲其謹也、言則欲其信也、交與之間、則欲其汎愛衆而親仁、使其漸知等殺之別也。中庸云：『仁者人也、親親爲大、義者宜也、尊賢爲大、親親之殺、尊賢之等、禮所生也。』孝、弟、謹、信、愛衆、親仁。此六者、都是敦品厲行之事、也即是教育之基本工夫、若此基本工夫不穩固、則社會教育事業徹底失敗了。我們從此幾句分開來看、則六事之中、一件有一件之益、綜合來看、則一日之間、我們所做的、非出則入、非言則行、非待人、即接物。爲人師者、循循善誘、每一事都納之於『天則』之中。弟子氣質好的、以此涵養之、自然日引而月長、即使氣稟不好的、以此變化之、亦不會日異而月改、此三代養蒙之道也。雖然、教亦多術、而總是引之於義理、未嘗滲有絲毫功利在內、所以養育得人品純粹中正。此稟、夔、稷、契、伊、傅、周、召、人才之盛、莫不自弟子時代栽培得好根基而成者也。後世之爲父

兄者、有弟子而不教、固不足論、即有能教者、亦都是從利祿方面着眼、束髮受書、即以利祿引誘之、不期其爲聖賢君子、而但願其高官厚祿、此念頭橫互於胸中、即使夙夜不懈、發憤讀書、(學文)亦只是爲『人』之學、而非爲『己』了。(餘力)朱子曰：『猶言暇日』即是閒暇之時。(學文)乃是怕於上學六者有所差誤、但並不是專講明此六事、因爲行爲上、何止此六事也、此不過就其大者而言耳。在本末輕重方面而言、則『行』爲重、而『文』爲輕。故此章先『行』孝、弟、謹、信、愛衆、親仁、六事、而後『文』六藝之文。是先本而後末也。以『知行』先後而言、則『文』爲先、而『行』爲後。故子以四教章、先文而後行(文、行、忠、信)也。此章則先行而後文、二章不同者、前爲『小學』之事、後者『大學』之事、兩章之旨、都是教育之大事、融會分析得最圓滿處、並無些子矛盾存在也。

皋陶；舜臣·造律之獄。尚書舜典；『皋陶、汝作士。』
夔；舜臣。尚書舜典；『夔、命汝典樂。』典掌樂事。

稷；后稷、周始祖。堯時爲農師。尚書舜典；『棄、汝后稷、播時百穀。』
契；商始祖。尚書舜典；『百姓不親、五品不訓、汝爲司徒、敬敷五教。』

伊尹；商之賢相。輔成湯有天下。

傅說；商朝高宗(武丁)賢相。

周公；姬旦、武王弟。輔成王即位、定官制、制禮作樂。

召公；姬奭、周文王庶子。成王時、與周公分陝而治、有德政。

孔子諡號與其嫡系後裔之封號

孔聖降生二五三零年公元一九七九年鄧瀚鈞輯錄

瀚鈞世居龍山、一九一五年生於羊城、畢業廣東國民大學中國文學系。為清咸豐舉人安徽山西貴州三省巡撫鄧小赤宮保之文孫、曾任廣東省航政局總辦及菸酒稅局總辦江蘇候補知府鄧善麟之哲嗣。家學淵源、現任廣東省大學旅港校友會永遠會長。

至聖先師、孔子之諡號也。古時立學、有釋奠於先聖先師之儀、自漢以來、皆奉孔子。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、(公元七三九年)追諡孔子為『文宣王』。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、(公元一零零八年)加諡為『元聖文宣王』。五年改諡『至聖文宣王』。元成宗大德十一年、(公元一三零七年)加號為『大成至聖文宣王』。明世宗嘉靖九年、(公元一五三零年)釐正祀典、始為木主、題『至聖先師孔子神位』。清順治三年、(公元一六四六年)諡為『至聖文宣先師孔子』。順治十四年、改稱『至聖先師孔子』。至聖二字、出自中庸、『唯天下至聖、為能聰明睿智、足以有臨也、寬裕溫柔、足以有容也、發強剛毅、足以有執也、齊莊中正、足以有敬也、文理物察、足以有別也。』謂孔子為天下至聖、先師者、以其為萬世宗師也。『衍聖公』孔子嫡系後裔之封號也。漢朝稱『廣成侯』。魏稱『宗聖』。晉、宋稱『奉聖』。後魏稱『崇聖』。北齊稱『恭聖』。後周及隋初並封為『鄒國公』。唐初稱『褒聖侯』。唐開元中以諡孔子為文宣王、因以其後裔稱為『文宣公』。宋仁宗至和二年以祖諡不可加於後嗣、始改為『衍聖公』、歷朝相沿不改。民國二十四年(公元一九三五年)以孔子嫡系裔孫為『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』、以特任官待遇。衍聖公之名遂止。

闕里始教

孔聖降生二五三一年公元一九八零年羅冠樵撰並繪圖

冠樵別號隱、又號半樵、大良人、一九一八生於原籍、畢業廣州市立美專、曾參加抗日戰爭八年。戰後一度南遊、歷任馬來西亞藝術學院講師、及回海隅、歷任香港華僑書院藝術系講師、香港中文大學校外課程人物畫講師。一九五三年創辦兒童樂園半月刊兼任主編垂三十年。晚年自設畫室授徒、桃李遍香江。繪圖見甲子畫盟作品選。

闕里始教之歷史意義

我國古代文化史料、以有文字可稽者、約在殷商開始。而社會制度、仍然是半奴隸制。因此文化尚未普及、一切文字、禮教、典制之類、全為貴族士大夫之專有學術、其餘農、工、商賈、向未有讀書之學、直至周室東遷以後、即史稱春秋時代、禮教、典制、學術之事、開始流傳民間、至戰國時代、更是百家爭鳴、各有特出的言論、思想和著術、由孔、老、莊、墨諸子以至百家、各闡所長、可謂思想發展之鼎盛時期、其中以孔子為首之儒家、最先仿效學校之制設館授徒、傳播儒家思想於民間、其後各家亦漸多弟子從游。惟各家思想派系中、以儒家思想、對當時統治階級之措施、最為吻合、因此一直由秦漢以及後世、甚至外族侵入之統治者、亦奉儒家為宗。故儒家思想之在我國、幾乎在二千多年前、已一直影響到現在、儒家思想優劣之處、我們暫不置評、但就歷史意義來說、實有其存在價值、因為儒家思想支配了每一代的帝王和人民。直到五四運動以後、才稍為西方思潮所衝擊。然而最初啟發中國社會人文思想的、仍推孔子、闕里講學也是開平民學校之先河、而孔子之講學授徒、以至作春秋、刪詩書、修禮樂、序易、亦為儒家思想由貴族傳至民間的一個轉變階段、而我國亦因受儒家思想之影響、產生了一種民族特色、與其他民族有異。儒家思想更因適合我國歷代統治層而受到大力支持、故一切科學、藝術、風俗習慣、以至宗教均受其影響。儒家思想可以說

一直支配着我國文化、也是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的思想體系、要了解中國文化、應先從儒家說起、而儒家思想之能普及傳播、則應以闕里講學爲開端。

闕里始教考據草案

一、畫面處理

按歷史畫面之制作、在形式上來說、是一種紀錄畫、一般的紀錄畫、都是根據某節史實之記載、考查其年代、季節、時間、地點、場合、綜合各方面之資料、考證清楚而從事繪制的。闕里講學的年代、季節、時間、地點和場合之考證工作尚無太大的困難、惟有人物與年齡、還多棘手之處。譬如在該場合裏、孔子、當然是最重要的人物、次要的是出名的弟子、十哲等人、再次就是能傳孔學的弟子、在這方面、我們從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裏挑選了一部份、都是重要的學生。這一部份、和十哲等人都是孔子的弟子、都在一起和孔子研究學問、自然是不成問題的。但在記載上、論語、孔子家語、史記世家、卻從未載有這麼多人聚在一起的事、而且、在年齡上來說、最難處理的就是顏淵、因爲他是被認爲孔子最得意的弟子、沒有他、似乎是不可能的、但他很早就死了、和後來新收的弟子恐怕沒有見過面、如果硬把他們拉在一起、可能有乖史實。只有依據錢穆先生著的先秦諸子系年裏的說法、顏子是四十一歲才死的、這才有聚在一起的可能、然而在文字記載裏、向未有這麼多人聚在一起的事實、只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、敍子貢一段內說、「田常欲作亂於齊……故移其兵欲以攻魯……」孔子使子貢出說田常一役、較爲人衆、雖然裏面只提到子張、子石、子路等請出、但既有子張、子石、在場、當然也有子夏、曾參等同年紀的人、同樣、既有子路在場、當然也有一同跟隨孔子周遊列國的弟子在場了。因此記載裏雖沒有提到他們、但孔子所謂二三子者、也一定有他們的份

兒、至於鼓瑟的曾點和同年的顏路、是常在孔子旁邊學習的、把他們湊在一起、是較為合理的。

二、年代考

查孔子講學授徒之事、史記所載為三十五歲之後。史記孔子世家、「及釐子卒、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焉。」按史記索隱云、「昭公二十四年僖子卒、賈逵云、仲尼時年三十五矣。」至五十歲之前、據史記、孔子世家、「魯自大夫以下皆僭、離於正道、故孔子不仕、退而修詩書禮樂、弟子彌衆、至自遠方、莫不受業焉。」惟本畫面內容、因孔子五十歲時部份有名弟子、尚未入門、不能作為儒家之全部代表、故本畫面內容之年代要延至自衛返乎魯、時年六十七歲矣。

三、季節考

時值冬季、史記孔子世家、「吾自衛返乎魯、然後樂正、雅頌各得其所。」集解「鄭玄曰、返乎魯、魯哀十年冬、即周敬王三十五年也。」翌年春、子貢出說吳王伐齊救魯、周敬王之三十六年也。

四、時間考

旦日、約為晝午。

五、地區考

孔子故里、闕里、即今山東省曲阜縣。

六、場合考

室內教壇、本圖根據漢代出土象磚之講學場面。

七、主題事件考

魯哀公十年、即周敬王三十五年、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第七、「田常欲作亂於齊、憚高國鮑晏、故移兵欲以伐魯。孔子聞之、謂門弟子曰、夫魯、墳墓所處、父母之國、國危如此、二三子何爲莫出。子路請出、孔子止之、子張子石請行、孔子弗許、子貢請行、孔子許之。」

八、人物考

△孔子名丘、字仲尼、左起第四人。歸魯後、年六十七歲。身世、孔子遠祖弗父、本爲宋國貴族、後遷於魯。(史記、孔子世家)少時貧且賤、及長、嘗爲季氏吏、料量平、嘗爲司職吏而蓄蓄息、由是爲司空、已而去魯、斥乎齊、逐乎宋衛、困於陳蔡之間、最後返乎魯。本畫圖意正返魯之後。相貌、(史記、孔子世家)身長九尺六寸、屬長人、生而首上圩頂、其顙似堯、其項類皋陶、其肩類子產、自要以下、不及禹三寸。(家語)河目而隆顙、汗面而不惡、葭喙而不藉。(陳士珂孔子家語疏證、韓詩外傳九、)得堯之顙、舜之目、禹之頸、皋陶之喙、從前視之、盎盎乎似有王者、從後視之、高肩弱脊、此惟不及四聖也。冠服、(孔子家語)孔子歸魯後、侍哀公側、哀公問曰、夫子之服其儒服與。孔子對曰、丘少居魯、衣逢掖之衣、長居宋、冠章甫之冠、丘聞之、君子之學以博、其服以鄉。按章甫之冠、爲殷代之冠制、古今圖書集成禮儀典、冠服部載有章甫冠以漆布爲殼、以緇縫其上、前廣四寸、高三寸、章甫者委大章其身也。逢掖之衣、蓋亦爲古代之服、士之元端之類。按元端爲(玄)元衣黃裳、無章、係朝服、舉行禮儀典制時才穿著、燕居時、應穿黃色深衣、佩象環、內單、中單、素袴、素襪、履舄、置門外、坐講壇之上。(見漢像石講學壇、上有乘塵。)倚几上。

△仲由、左起第三人、字子路、卞人、今山東省泗水縣東之卞縣。少孔子九歲、即五十八

歲、性鄙、好勇力、志伉直。仕衛、戴冠、穿深衣、佩劍。

△曾子葢、右起第二人、坐瑟後、字子皙、魯人、今之山東省。少孔子六歲、即六十一歲、性厚直。庶人服、戴巾、穿深衣。

△閔損、左起第一人、字子騫、魯人。少孔子十五歲、即五十二歲、性忠厚而孝、未仕、戴巾、穿深衣。

△冉雍、左起第二人、字仲弓、魯人。少孔子一十九歲、即四十八歲。以德行著、孔子曰「雍也，可使南面。」言其寬洪簡重、有人君之度也。未仕、戴巾、穿深衣。

△冉求、右起第一人、字子有、魯人、少孔子二十九歲、即三十八歲、性惇厚而謙。孔子曰「求也退」謂其謙退也。未仕、戴巾、穿藍衣。

△顏回、左起第六人衣白衣、字子淵、魯人。少孔子三十歲、性勤謹而好學、安貧而樂命、乍望若愚、年二十九、髮盡白、早死。孔子哭之慟曰「自吾有回、門人益親。」言其爲人和順而好親也。未仕、戴巾、穿深衣、時乃三十七歲。

△端木賜、左起第五人藍衣、字子貢、衛人。即今河北省大名府及河南省懷慶府間。少孔子三十一歲、即三十六歲。利口巧辭、孔子常黜其辯、問曰、汝與回也孰愈、對曰、賜也、何敢望回、回也聞一以知十、賜也聞一以知二。已仕、嘗相魯衛、戴冠。

△宰予、左起第九人藍衣、字子我、魯人。利口辯辭、既受業、問三年之喪、不已久乎、君子三年不爲禮、禮必壞、三年不爲樂、樂必崩、舊穀既沒、新穀既升、鑽燧取火、期可已矣。子曰，於汝安乎。曰，安。汝安則爲之，君子居喪，食旨不甘、聞樂不樂、故弗爲也。宰我出、子曰，予之不仁也、子生三年、然後免於父母之懷、夫三年之喪、天下之通喪也。宰予晝寢。子曰、朽木不可雕也、糞土之牆、不可圻也。已仕、戴冠、

穿深衣。

△言偃、右起第四人緇衣、字子游、吳人、今江蘇省。少孔子三十五歲、即三十二歲。未仕、戴巾、穿深衣。

△卜商、右起第五人、淺綠衣、字子夏、衛人。少孔子四十四歲、即二十三歲、以文學著。未仕、戴巾、穿深衣。

△顏無繇、右起第六人黃衣、字路。顏回父也。少孔子六歲、即六十一歲。

△顓孫師、左起第七人、淺絳衣、字子張、陳人、即今河南省安徽省之間。少孔子四十八歲、即十九歲、未仕、戴巾、穿深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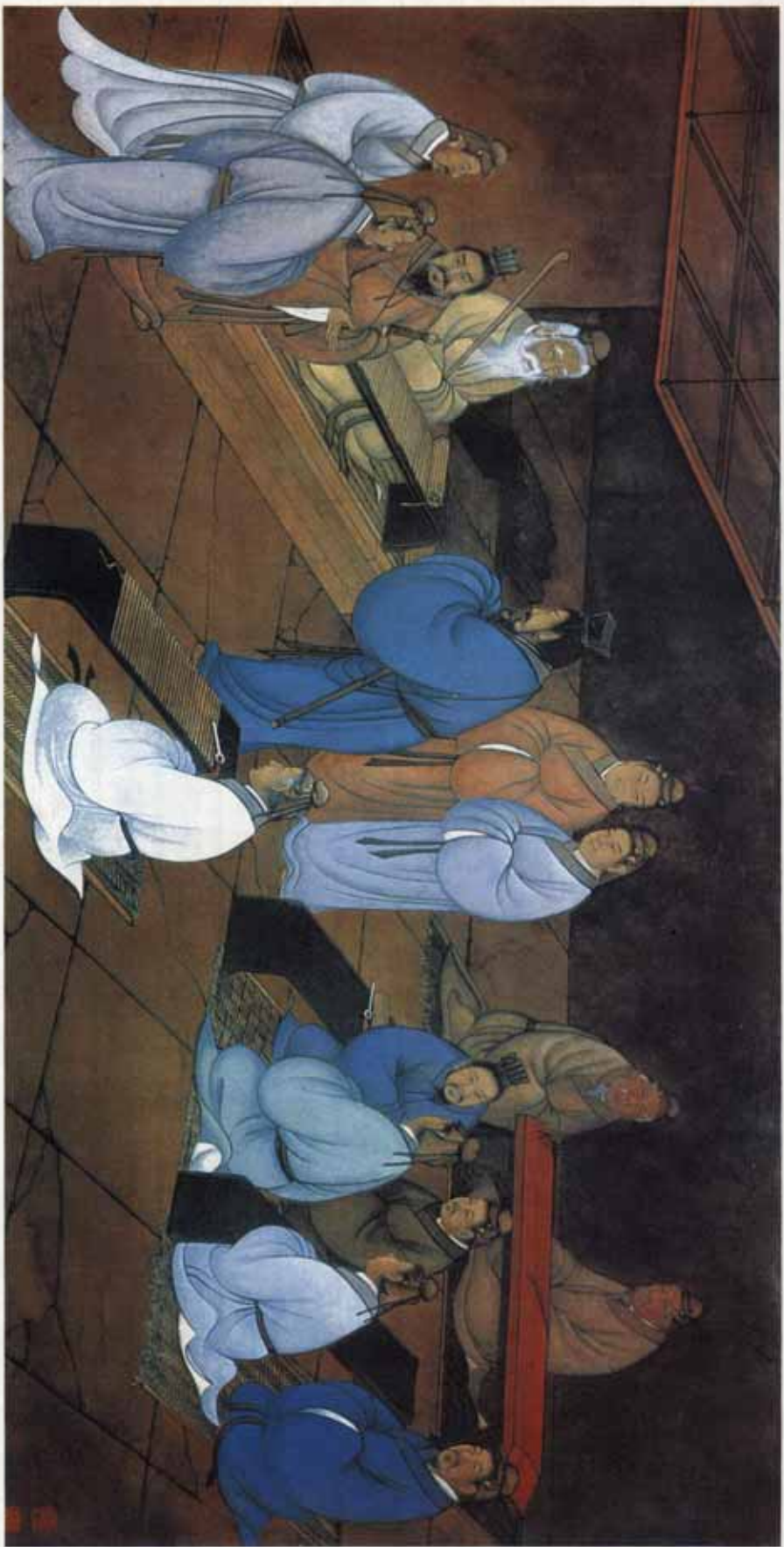
△曾參、右起第三人、淺藍衣、字子輿、魯人、少孔子四十六歲、即二十一歲。孔子以爲能通孝道、故授之業、作孝經。未仕、戴巾、穿深衣。

△公孫龍、左起第八人、淺灰衣、字子石、楚人、今湖北省。少孔子五十三歲、即十四歲。未仕、戴巾、穿深衣。

九、傢具器物考

春秋時代、一般居屋、均席地而坐、讀書用几。書寫用刀刻在木束上、講學室內設壇、壇上有承塵、即教壇上之天花板。本圖參考近代出土漢代象磚。

一九八零年歲次庚申順德羅冠樵考



杏壇設教 羅冠樵

Father of Teaching — Confucius by: Lo Koon Chiu

孔聖頌

孔聖降生二五三三年公元一九八二年胡景石撰

景石字慶、世居桂洲外村、一八九九年生於原籍祖居、世代書香、畢業廣東公立法政專門學校、爲粵東法律界前輩。退休後、徜徉於鏡湖香海之間、矍鑠瀟灑、若地上仙。一九八七年春初忽爾星沉媽閣、與世長辭。本文見順德藝文集、爲香港順德聯誼總會屬校同人舉行第一屆祝聖大會而作。

大哉孔夫子、嶽降尼山中。生而具聖德、進而求大同。多能由天縱。事理無不通。任魯大司寇、爲政秉公忠。列國尋周遊、道大世難容。棲遑席不煖、拯溺志尤洪。嘆鳳因德衰、傷麟知道窮。杏壇爰設教、弟子三千從。誨人恒不倦、至道傳中庸。刪詩定禮樂、萬世歌豐功。二千五百年、德薄洵颯颯。仲秋逢聖誕、港島沐休風。晚霞何絢爛、燈色如瞳矓。濟濟一堂衆、鞠躬行禮隆。

尊聖略談

孔聖降生二五三四年公元一九八三年潘小磐撰

小磐號餘菴、一九一四年生於原籍大良祖居。曾任恒生銀行襄理、以迄榮休、歷任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部及學海書樓特約講師、樹仁學院文史系高級講師。乃龍江復雅社、香港碩果社、雲社、愉社社員及錦山十老之一。著有餘菴詩草，餘菴詞、餘菴文存行世。

甲、「仁」之淺釋

余雖不敏、然自少讀孔孟之書、儒素自守、即所知不多、亦擬略舉一二、以與羣彥共研討之。孔子之學說；重點在「仁」、所謂「仁孝」、所謂「仁、知(智)、勇、」所謂「仁、義、禮、智、」、亦皆以「仁」爲領要。但論語說「仁」諸章、闡釋不一。竊以爲最值得注意者、莫如下列兩章；「樊遲問仁、子曰、愛人。」(論語顏淵篇)「子曰：……仁者人也、親親爲大、」見(中庸第二十章)此兩節解釋「仁」字、可算得體清淺、最明白。進一步看看(說文)；「仁、親也、从(從)人从二、」簡單一點說、「仁」字从二人、即是人與人之間交接及相輔相成之要訣、比之「仁者心之德」之一解釋、更爲切實。我爲了引伸其義、再分列出如下幾點；

(一) 建立自己

首要在建立自己、可參考下列幾章；「誠者、自成也。……誠者、非自成己而已也。……成己、仁也。」見(中庸第二十五章)「子曰、我非生而知之者、好古、敏以求之者也。」見(論語述而篇)很顯然說明建立自己在於「誠」、「誠」即是有決心、有了決心、實行方面、主要就在於「學」、在於「行」。再從下列幾章、可獲得更詳細的指示；「子曰、學而時習之、不亦說(悅)乎。」見(論語學而篇)「子曰、弟子入則孝、出則弟、謹而信、汎愛衆、而親仁、行有餘力、則以學文。」見(同上)「子曰：……博學之、審問之、慎思之、明辨

之、篤行之。……果能此道矣、雖愚必明、雖柔必強。」見(中庸第二十章)「子曰：由、誨女(汝)知之乎？知之爲之、不知爲不知、是知也。」見(論語爲政篇)前兩章、大家很容易明。第三章、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、篤行、五點、分析得特別精細、最值得注意、尤其是最後一章、是合審問明辨而爲一、知之爲知之、相信任何人都曉得、但不知爲不知、是知也、可能許多人未甚理解、豈知能夠做到此點、才是做人最聰明之一着、亦即是「誠者自成也」之要訣、最值得沉味。

(二)成全別人

建立自己之後、次一步、就要成全別人、兩者雙管齊下、才算達致「仁者人也」及「仁从人从二」之基本原則。試看下列兩章、說得非常清楚；「子曰：夫仁者、己欲立而立人、己欲達而達人。」見(論語雍也篇)「誠者、非自成己而已也、所以成物也、成己仁也、成物知(智)也。」見(中庸第二十五章)次章「物」字、包括「人物」解。從此兩章、可見立己立人、達己達人、成己成人、兩方面都要兼顧、絕不能單顧自己、才算是「仁」。亦即孔子在(禮記禮運)篇中所提倡之大同。不過、成全別人、仍要有如下之步驟。「子曰：朋友切切悃悃、兄弟怡怡。」切切、懇至也。悃悃、詳勉也。怡怡、和顏也。見(論語子路篇)「子曰：近者說(悅)、遠者來。」見(同上)步驟是要由親而疏、由近而遠、逐步推展開去、一視同仁、才是最適當之步驟。

(三)向別人取法

建立自己、當然要靠自己有決心、有毅力、好學力行。不過、根據相輔相成之原則、在成全別人之際、亦不妨借機會向別人取法、以協助及增加自己之進步、此可參考下列三章。「子曰：見賢思齊焉、見不賢而內自省也。」見(論語里仁篇)「子曰：三人行、必有我師焉、擇其

善者而從之、其不善者而改之。」見《論語述而篇》「子曰；始吾於人也、聽其言而信其行、今吾於人也、聽其言而觀其行。」見《論語公冶長篇》交朋友最忌是崖岸自高、看不起人、所以、做人一定要謙厚、虛心和冷靜、才會向人學習、尤其是同行中之幾個人、可能表面上很平庸、但在某些地方、不論行動、言語、以至小巧技術、也會值得自己取法的、此更非有特別之虛心不可。另一方面、見賢思齊、擇善而從、除審問、明辨之外、仍然要靠一點「勁」。轉過來、見不賢、遇不善、亦千萬不可直斥其非、或加以訕笑、致傷友誼、只適宜於暗中從內心反省、或趁機將自己之劣點切除。尤其是、像世俗所謂「好的不學、劣的學、」更是自暴自棄、切切要戒。至於末章、聽言輕信、屬於幼稚、聽言觀行、才算是老經驗、此一啟示、亦值得吾人細加玩味。

(四)大量容人

與人相處、主要是謙厚、有氣量、及慎言。下列兩章、可算略發其凡。「子曰；君子泰而不驕、小人驕而不泰。」見《論語子路篇》「子曰；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。」見《論語里仁篇》但仍然不及下列一章、說得更為精警透切。「子張曰；君子尊賢而容衆、嘉善而矜不能、我之大賢與(歟)、於人何所不容、我之不賢與(歟)、人將拒我、如之何其拒人也。」見《論語子張篇》子張之言、從兩邊看、一收一放、恰當十分、真是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。

(五)不可損害人

「子曰；忠恕違道不遠、施諸己而不願、亦勿施於人。」見《中庸第十三章》「君子居易以俟命、小人行險以徼幸。」見《中庸第十四章》「子曰；放於利而行、多怨。」見《論語里仁篇》以上三章、即誨導人切勿利己損人、凡屬行險徼幸、放利招怨之事、都應切戒。

(六)取信於人

「子曰：主忠信、無友不如己者。」見《論語學而篇》（子曰：人而無信、不知其可也。大車無輓、小車無軌、其何以行之哉。」見《論語爲政篇》）曾子曰：吾日三省吾身、爲人謀、而不忠乎？與朋友交、而不信乎？傳、不習乎？」見《論語學而篇》「子路無宿諾。」見《論語顏淵篇》孔子強調「信」字之重要、而輔以「忠」字、可見兩者有相輔相成之作用、宗聖曾子更引申其說。末一點「傳、不習乎？」乍看似夫無關重要、怎知到恪守師說、亦屬於「信」。「宿諾」是先諾之言、隔宿便忘卻、屬於最無信用者之行爲。子路是孔門高弟、言出必行、亦正是「信」之主要關鍵。再則「不如己者」之句、並非指學識不及自己、而是指；不像自己之言行主於忠信、這點、人或誤解、特於此補加闡釋。以上拉雜寫來、言涉膚淺、絕無精蘊奧義、仍盼高明予以指示、幸甚、感甚。

乙、順德學宮之憶述

余原籍順縣沖鶴鄉、而移居縣城大良已有十餘代、祖居在城東鵝頭社。年甫三歲、隨父母旅居島上、仍歲常回里省親、且一度里居從塾師攻讀。由城東至城南之筆街、細墟、碧鑑街和伏波橋、（俗呼九眼橋）當時輒行經貢院道、年幼無所知也。及大良舊城折毀、依城基改爲環城路。余從梯雲岡側之鐘樓、步行至南門、輒經一度紅牆環繞之邑城學宮、亦心竊異之而已。某歲回里、適值孔聖誕辰、學宮開放、乃有緣入內參觀、紅牆內爲石砌之大廣場、中有池爲「泮池」。池上有拱形石橋、再進爲「大成殿」、殿前有白石欄環繞、入門處又有木門限及紅扉。從扉旁入則爲階墀、再入方爲大成殿。殿宇非常寬敞、正中供奉孔子聖像、兩旁分列四配及十二哲、亦有塑像。四配爲復聖顏子、宗聖曾子、述聖子思、亞聖孟子。十二哲爲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、宰我、子貢、冉有、季路、子游、子夏、從孔子於陳蔡之間之十大弟子。見《論語先進篇》除去顏子、只得九哲。乃補上似聖人之有若、高弟之子張、及宋代之朱

子。余從入塾拜聖人及經常所見之孔聖像、大率溫雅有餘、略帶清瘦。但一到大成殿中所瞻仰之孔聖像、卻是峩冠佩劍、雄偉異常、具有一種「望之儼然」（論語子張篇）之氣局、令人肅然起敬。據史記孔子世家稱；「生而首上圩頂、故因名曰丘云」。索隱云「圩音烏、圩頂、言頂上竄（音庾）也。故孔子頂如反字、反字者、若屋宇之反、中低而四旁高也。」故孔聖像之頭頂、四邊翹聳、甚爲異相。孔子世家又稱；「孔子長九尺有六寸、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。」可見具有山東人之高昂體格、且有長人之目、亦屬異相。據邑中父老之言；順德縣學宮所供奉之聖像、乃早年出重資特別僱請大匠從山東曲阜聖廟搗塑回來、此才是最正確之孔聖真像云云。余對此早年所留下之印象、至今念念不忘。所可惜也、余嘗旅遊濟南青島、卻漏去曲阜聖廟拜瞻聖像之機會、亦曾有友人建議組團到曲阜朝聖、迄未實現。而縣城學宮之大成殿暨孔聖像、在變亂中、早已蕩然無存、實屬吾邑文物之浩劫、至可痛心、不過、能否在縣城重建學宮、具備泮池及堂皇之大成殿、再僱良工從曲阜塑回聖像、供人瞻仰、我仍然寄予深切之期望。

孔學在當前的再認識

孔聖降生二五三七年公元一九八六年蘇文擢撰

文擢名佐，世居烏洲，一九二一年生於廣州。祖若瑚，光緒丙子舉人，咸安宮教習，授中憲大夫。父冬心，光緒丙午優貢，禮部主客司主事。文擢畢業無錫國學專修學校，歷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。著述有黎二樵先生年譜、韓文四論、淺語集、說詩晬語詮評、邃加室詩文集、邃加室講論集、經詁拾存等，本文見邃加室叢稿。是作者在港九學校聯合慶祝孔子誕辰及教師節典禮中講詞。

今天是孔子降生二千五百三十七年的紀念誕辰，也是國家部定教師節，把教師和萬世師表緊密地結合起來，意義是深長的。在孔子一生學不厭、教不倦、有教無類、因材施教、循循善誘、不憤不啟、不悱不發、一連串的教育精神與方法，乃至論語中孔門師弟的一問一答、都是從事文教工作的人所應體會而信守篤行。不過，在認知孔子教育精神與方法之同時，更當進而探求其教育實質之人本思想與倫理道德。事實上，自本世紀以來，儒家學說中，亦以此人本與倫理衝擊最大。而當前人類所急切回歸的，亦在此人本思想與倫理道德。因此，下面我將以孔學在當前的再認識為題，提出幾個重點。

我們考察作為二千多年中國文化脊梁的孔學，何以在本世紀面臨重大挑戰、當然和外來文化思想有關、我們不會愚蠢到以為把傳統文化閉錮起來、萬事已足、文化本來就是不斷吸納和消化、更新和增長、然而在吸納更新之中，必須以故舊為主體、不能一下子斬斷自己的文化之根、而生吞活剝地向外移植。五四當年，顯然犯了浮躁武斷的毛病，一切破舊而趨新、特別在教育思想上引來西方個人主義、實為七十年來中國動亂痛苦之根源。依西方國家道德標準、個人主義建立於個人幸福、所謂幸福、純然根據個人之感受、所謂自己最高幸福、人人不同、一人之身、又因時空而變。既無優劣之分、更無善惡之別、內無性情之自省自律、外

無風教輿論之制衡。於是個人主義之流行、傳統上的五倫道德、君仁、臣忠、父慈、子孝、兄友、弟恭、夫和、婦順、首先被嘲笑爲禮教吃人。倫理道德摧毀了、引來是共產主義唯物史觀、進一步否定人性、發展到文革、逢孔必批、七十年間的文化自瀆、以打倒孔家店爲因、以文革批孔爲果、一言蔽之、五四所破毀者爲倫理層面、文革所破毀者爲人性、倫理與人性、正是中華民族所賴以生存的根基、起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、集大成於孔子、源遠流長、事實亦無法摧毀、無從非議。正如子貢所云、人雖欲自絕、其何傷於日月乎。不過由於七十年之創傷、留給下一代的對孔學儒思的無知與誤解、看來痼疾已深、不能不提出幾個重點、重加認識。

第一、不少人以爲孔子教人守舊、不能適合新變的潮流。誠然、孔子自命爲述而不作、信而好古。又曰、好古敏以求之。這是從學術文化方面承先啟後來說、如果不是好古敏求、又如何能刪定六經、成爲中國崇高的典籍、這是十分顯淺的道理。但我們不要忽略孔子之刪詩書和序易象、作春秋、全是以述古爲創新的。史記說、百家言黃帝、其言不雅馴、故尚書獨載堯以來、這說明孔子對史前或遠古史、充滿雜奇怪誕的神話傳說、是不接受的。所以斷自唐虞者、一方面承認他是可信的資料、二方面提出息爭崇讓的史觀。近人景昌極說過、把印度希臘猶太的最古典籍和經書一比、便覺中國經典之雅正純潔、實事求是。這不是孔子從史學上的創新嗎。詩經原有三千餘篇、孔子去其重、取可施於仁義、刪爲三百五篇、是孔子文學上的創新了。孔子五十學易、著成十翼、從宇宙落實到人生、又是哲學上的創新了。春秋爲魯史舊聞、實屬孔門現代史教材、孔子加以褒貶筆削、今文家認爲立一王之法、這又是政治思想以述古爲創新了。我們讀論語、發見不少西周以來流行的詞語、如君子、如仁、如政、到了孔門、都注入了新的涵義。從政治說、孔子反對完全復古。中庸說、生乎今之世、反古

之道、如此者、災及其身者也。朱注反復也。從教育說、孔子主張溫故而知新。這句習用詞語、應該從兩個角度去理解、漢儒說、尋繹故者、又知新者。這等於說、要掌握舊聞、又要接受新知。而朱子解釋說、時習舊聞、每有新得。於是新知從溫故中來、無論怎樣說法、孔子教人既不盲目趨新、也不頑固守舊、大而國家政教、小而家庭個人生活行爲，都應該以此作爲正確的指標。

另一種對儒家的誤解、以爲中國傳統的讀書人、都是文弱而欠缺剛強、空論多而不切實際、當年胡適之作中國哲學史、詆毀曾子那種戰戰矜矜的精神爲萎縮的氣象、說後世書生廢物都由孔門以讀書爲學。胡氏筆下所指斥的萎縮和廢物、正是孔子教訓子夏毋爲的小人儒和荀子儒教篇之所謂俗儒、這不是儒者的真面目。曾子曰、士不可以不弘毅、任重而道遠。又說、可以託六尺之孤、可以寄百里之命、臨大節而不可奪。這種剛毅精神、何嘗不是從戰矜謹慎中出。我在曾子學行述要一文中、對胡氏說法、已有糾正，不再詳述。再回頭來看孔子的言行、是否真的開出後來百無一用的書生呢。中庸記孔子答子路問強、分別指出南方之強、北方之強。論語記、子曰、匹夫不可奪志也。又說、志士仁人、無求生以害人、有殺身以成仁。真正的儒者、他的言語行爲、向內要對自己的尊嚴人性負責、向外要對天下國家倫理負責、所以有守有爲、形成孟子所謂富貴不淫、貧賤不移、威武不屈的大丈夫。後世那些章句小儒、一生在文字上鑽、(近世的考據家)、又所謂文人作家、只管吟風弄月、流連光景、雖然他們都讀聖賢書、但正是所學何事、又怎能稱得是儒者的呢。再從孔子的躬行實踐來看、只要稍讀左傳、都知道孔子爲魯司寇、立刻貫徹他的強公室杜私門的宗旨、進行墮三都的工役、充份表見向強權挑戰的威武精神。而當他陪同魯君會齊侯於夾谷之時、早已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備、結果在會盟中、逼齊國交還侵地。這一幕以軍事支持外交的勝利、能說儒者柔

弱而欠剛強嗎。所以禮記儒行篇孔子答覆魯哀公儒者之間、一口氣指出儒者有十六種形象、其中有自立、特立、剛毅、特立獨行、任學、都屬於剛強一面的、對溫柔敦厚、反而隻字不提。後世的確有假借孔學儒思闖然媚世、或曲學趨時、來爭取個人金錢權位、真是儒者之恥、亦中國文化之大不幸。

至於第三種誤解、更爲普遍而嚴重、以爲儒家人性思想倫理道德、壓抑個人性格之自由、不利於民主科學。這正是五四時代迎接德賽二先生而必先把傳統文化連根拔起的原因、時至今日、凡孕育於西方文化而對傳統無知的人、相信仍持此見。在孔學經典上、的確以個人人性道德爲先、纔推而成人成物。大禹謨與左傳、皆提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、正德利用厚生惟和。中庸指出盡己之性而後盡人之性、而後盡物之性。大學亦先明德親民而後提出致知格物。這一系列的儒思、安排起來、盡己明德、就是人性的自覺而外發、盡人之性和親民、等於五倫道德的實踐和擴充、盡物之性、就是科學之探求、民生之利用。儒家爲什麼那樣吃緊於個人道德呢。因爲民主也好、科學也好、研究和運用的始終是人、人性道德不立、一切無從說起。我們先承認一點、自秦漢以來、君權日長、專制日甚、慢慢地把五倫相對名份的倫理解釋成三綱的絕對權威、這是儒學發展中不健康的一面。但二千年來、也不見得壓抑了多少人才的自由發揮、更不能說中國科技完全失落。把這一兩世紀來中國之落後歸咎到孔學儒思、那末、歷史上漢唐的文治武功、和十四、五世紀之前、中國科技領前於世界、又當如何說法、所以、我認爲孔學對民主科學實有其相輔相成之處、先談科學，遠在本世紀之初、英哲羅素在現代科學及其將來一文中指出、科學一面固然減少人類對自然的恐怖、但一方面又增加了彼此之間的恐怖。佐治三世視爲瀆慢上帝的避雷針、消除了人類對雷電之恐怖、而人類立刻發明了許多破壞能力比雷電更可怕的東西。在今天、核能武器、細菌戰爭、星球大戰

之類、正在加緊證明了這位哲人的先知。由科學所引發國與國間、人與人間、人與物間、個人肉體與精神間、矛盾痛苦、層出不窮。人、是一種奇妙的動物、他必須在物質與精神、情感與理智、個人與羣體中謀取和諧適應、纔是樂利的人生。偏偏科學、是純知的、是唯物。作為科技研究者、必先把人類性情中愛的根源先行擺脫、纔能客觀地去分析。所以科學本質、原是冷酷無情、儘管其動機或出於救人、也不能夾雜著主觀的情性、所以在人爲物役的世界中、儒家所強調的人性教育、有其調節制衡的作用。即此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、昇華而爲仁學、由自愛而愛人、擴充爲一種民胞物與的責任感、纔能好好地運用科學。論語中孔子以仁智並舉、已提示了我們仁以成人、智以成物。在現代說來、即是人性與物性平衡、道德與科學並重。已故徐復觀先生曾經指出、西方文化要恢復人性、東方文化要轉仁成智。我想填補羅素一段說法、孔門仁智教育、應是當前的主要課題了。跟著談到民主、現代中外學者、不少討論到儒家民主思想和現代民主政制之同異問題、我這裏不打算發揮、我倒佩服孫中山先生不用民主一詞而用民權一義、民主在孫中山先生死後愈來愈叫得震天價响、成了天經地義、然而美式民主、是不是任何國家放之而準的政制、已成疑問。美國在亞洲所推銷民主的地區、即爲動亂不安之源、即使先進的民主國家、如果能吸納儒家的人性思想和倫理道德、相信也能解決許多社會問題。其主要的民德、莫如忠恕、曾子以忠恕爲孔子一貫之道。盡已之謂忠、推己及人之謂恕。明白了個人在羣體中所應守的崗位和應盡的義務、一切公民教育、皆以此民德爲先決條件。我常說民主建立於倫理道德之制衡、自由建立於人性思想之自律。中國的前途、必將回復到傳統文化之上、政治教育、才能生根、而首先回復的應該是孔學儒思了。

概括而論、孔學對中國乃至對人類當前的痛苦、確有其對症下藥之功、因爲古今中外的哲學

和宗教、眞能對準人來說話的、只有孔子、所謂以人治人。諸如以禮讓息鬥爭、以勤儉制奢逸、以溫情化暴戾、以廉耻止貪婪、以正義止邪惡等、儒書上所提出的德目、無不放之四海而皆準、問題在如何灌輸到全民教育之中、因而四書五經必須加以精選和淺化、投入中小學教材。聽說日本中學、論語爲中學必讀之書。近年來新加坡努力把儒學論理注入中學教育。台灣三十多年都倡言復興文化、近年初中亦規定選讀論語、這應該是孔學重光的開始。北望神州、近年民間孔學研究、日趨蓬勃、聽說要從孔學中找尋中國式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、其眞正的認識、仍待觀察、希望是人性醒覺的時候吧。

於此、我願意重復地說、由孔子以述古爲創新建立起來的人性文化、二千多年來、一直作爲中華民族的支柱。只要人性尚存、孔學不滅、中國仍將站起來。回顧七十年來、孔學之多災多難、也標誌著中國人之多災多難、今天我們聚集在中國文化協會來慶祝聖誕、眞期望有一天所有炎黃子孫、不分黨派、都能會合於孔學儒思傳統文化之中、而達成科學民主自由的大中國。那末、我們從事文教工作的人、更感到任重而道遠了。

孔子學說與世界文化

孔聖降生二五三九年公元一九八八年何沛雄撰

沛雄、大良人。一九三五年生。香港大學文學碩士英國牛津大學文科哲學博士、中華學術院哲士。歷任倫敦大學名譽訪問院士、香港新亞研究所客座教授、韓國慶熙大學客座教授、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、香港教師會學術顧問。編著有漢魏六朝賦家論略、讀賦零拾、賦話六種、新編中國文選、柳宗元永州八記、析論、校注、集評、陳白沙所說的虛與實等書籍。本文見順德聯誼總會鳳嶺僑聲第五十三期。作者是為該會屬校全體同人慶祝孔子誕辰第七屆大會而撰述。

舉世公認、孔子是人類文化史上最偉大人物之一。他的學說、構成中國學術思想的基柱、影響東方各國的文化發展、掀起歐洲的「啟蒙運動」(ENLIGHTENMENT)因此、不少西方學者都說：「孔子是屬於全人類的。」

不錯、孔子是屬於全人類的、因為他的學說、博大而精微、放諸四海而皆準、且與世界的文化發展很有關係。

世界文化體系、主要分為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。東方文化體系、以中國為核心、西方文化體系、初期以希臘、羅馬為中心、後來以法國、德國再伸展至英國為重鎮。十六世紀開始、歐洲各國拓展海外殖民地、於是英、法、德、荷、葡等國家、在今日的南北美洲、澳洲、非洲、東南亞洲等地、都有他們的殖民地、於是西方文化、擴散到世界各處。

在中國方面來說、孔子是儒學的宗師、中國文化繼往開來的聖人。他祖述堯舜、憲章文武、集已往之大成、啟後來之宏緒。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、獨尊儒術以後、孔子學說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、論政治制度、則以孔子思想為依歸、談道德修養、則以孔子言行為準則、說教育措施、則以孔子教學方法為楷模、故世人推尊孔子為「大成至聖先師」。

從歷史來看、韓國、日本、越南、深受儒家學說的影響、而泰國、緬甸、柬埔寨、寮國、馬來西亞、印尼等國、也長期受到中國文化的感染。

在東亞各國之中、最早跟我國有密切關係的、首推韓國、韓國本屬中國版圖。武王克殷、封箕子於朝鮮。箕子教民以禮義、令聞久著、由是韓國文化一早就以中國文化為基礎。漢武帝在朝鮮立四郡、(眞番、臨屯、樂浪、玄菟)而漢代郡國皆立學官、故漢代之時、韓國亦有儒學。五胡亂華之際、朝鮮乘機脫離中國而獨立、但形成高句麗、百濟、新羅三國鼎足的局面、然當時仍有儒學設立。後來新羅統一朝鮮半島、更積極推行儒學、既奉祀孔子、十哲、七十二賢於大學、復派學生來華留學。《舊唐書、新羅傳》載：新羅號為君子之國、頗知書記、有類中華。『新羅遣使入貢、唐玄宗親賜新羅王御制詩篇、其中有『衣冠知奉禮、忠信識尊儒、』之句、可見當時新羅已懂得『奉禮』、『尊儒』其後、高麗王朝亦獎勵儒教、下令諸州立學、以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、分賜閭里童稚。李朝時代、先設成均館、專掌儒生教育、繼而制定幸學謁聖之禮、帝王幸學謁聖、棄下龍袍、改穿儒服。這樣、帝王也禮尊孔子為老師、列入夫子門生之內、而儒學儼然成為國教了。此外、韓國歷代皆襲用漢字、至公元一四四三年、始創造今日的韓文而已。

日本深受中國文化影響是無可置疑的。自四世紀末由百濟博士王仁把《論語》傳入以後、儒學就在日本發軔了。《論語》一書、在日本影響很大、日本學者簡野道明在《論語講義》說：「論語傳入日本、也就是日本儒學的發軔。此書對日本國民風俗的陶冶、實有極大的影響。自古以來、論語被尊為至高無上的聖典、上自帝王、下至庶人、始終講究不倦。」六世紀初、百濟五經博士段揚爾、漢安茂、王柳貫等、先後到日本傳授五經、儒學遂在日本流行。公元六四五年、日本推行『大化革新』其主要人物是漢人後裔和曾經留學中國三十二年之久的南淵清

安、而領袖人物中臣鎌足、曾隨南淵清安「學周公孔子之教」。可見促成日本「大化革新」的原動力、就是儒學精神。八世紀、日本文武天皇頒佈大寶令、設立大學、教授儒家經典、規定春秋二季舉行釋奠之禮、奉祀孔子。公元七六八年、又敕奉孔子爲文宣王。自此以後、儒學日盛、孔道日尊。高須芬次郎在《近世日本儒學史》說：「日本思想史、除了本居宣長所倡導的國學及德川光固等所開創的水戶學外、可說完全是儒學史。近世日本的哲學、倫理學、也大抵由儒學組織支持、他們把得自儒學的人生觀、世界觀、宇宙觀、提示人們之前、也附帶談到日本的國體和神道、往往在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學、各方面披瀝所見、所以近世日本思想史無妨說是儒學史。」由此可見、儒學對日本文化影響的深遠了。

越南和韓國一樣、是中華文化圈的構成分子之一。自秦至唐、越南爲中國郡縣凡一千餘年。秦始皇在越南境內設象郡。秦漢之際、趙佗建國越南、史稱趙佗「武功攝乎蠶叢、文教振乎象郡、以詩書化訓國俗、以仁義固結人心。」顯然、越南開國、即推行儒家教育。漢武帝滅南越、設官置守、中國文化傳入者日多。三國時代、儒生吳士燮治理交趾四十年、推行儒教、尤見成果。黎朝（公元九八零年至一零零九年）時代、會上表於宋、乞賜九經。李朝（公元一零一零年至一二二五年）時代、修建文廟、塑孔子、周公像、畫七十二賢、以供四時享祀。又設國子監、以五經試士。陳朝（公元一二二六年至一四零零年）時代、設立國學院、詔天下儒生講論四書、五經。後黎朝（公元一四二八年至一七八九年）時代、置五經博士、以四書五經取士、一時大儒輩出。阮朝（公元一八零二年至一八八三年）時代、重修文廟、令諸營鎮各立文廟、尊孔子爲「至聖先師」。十九世紀末期、法國掠取越南爲殖民地、徹底破壞越南傳統文化、廢除越南通行一千多年的漢字、代以拉丁拼音、籍以斷絕中越關係、但法國不能同化越南、因儒學精神、長在越南人心中。

泰國原稱暹羅、其建成統一國家、爲時頗晚。泰族的語言、風俗和中國西南邊民相似。泰族原是中國西南土著之一。漢武帝通西南夷、居於雲南境內的泰族歸服中國。三國時代、諸葛亮南征、七擒孟獲、泰族遂漸漸移居於今日的泰國。從漢朝至清代、泰國一直是中國的藩邦、歷代朝貢不絕。清乾隆五十一年（公元一七八六年）泰王遣使朝貢、進報鄭王之喪、並請求冊封。進表時、自稱爲鄭昭之子鄭華。乾隆封他爲暹羅王。鄭華死後、其子佛、其孫福、先後朝貢中國、並受封爲暹羅王。泰國歷史上最強盛的時期、是華人鄭昭建立吞武里王朝之時、而泰國至公元一二七五年纔有自己的文字、可見中國文化對泰國的影響。

緬甸與中國是世交。東漢時代、緬甸王已多次遣使入貢。唐代之時、緬甸的驃國王雍羌、兩度遣使入貢、唐德宗封他爲「太常卿」，其子爲「太僕卿」。《宋史·蒲甘傳》、就是記載緬甸王蒲甘的生平事蹟、可見中緬交往的不平凡。明朝也曾詔封緬甸王、並頒與金牌信符。清初、緬甸成獨立國、但至光緒元年、仍多次朝貢。

柬埔寨、在漢代稱爲「扶南」、隋代稱爲「真臘」、唐代稱爲「吉蔑」、宋代稱爲「古臘」、元朝稱爲「甘孛智」、明代稱爲「柬埔寨」。從正史的記載、知道自漢代以來、柬埔寨不絕遣使至中國朝貢、亦受中國文化影響。

寮國在中國歷史上稱爲「哀牢夷，或「哀牢」。寮族原爲我國西南邊境民族之一、初居雲南、後徙至今日的寮國。東漢初年、其王賢栗要求內屬、漢光武帝封他爲君長、從此每年朝貢中國。唐代、寮國稱爲南詔、嘗叛亂中國邊境、但爲唐朝所服、受封內附。以後歷宋、元、明、清各代、均定時入貢。

《漢書·地理志》所載的、「皮宗」、就是今日的馬來半島。三國時代、中國遣朱應、唐泰出使扶南、宣揚國威、歷經百餘國、曾經到過馬來半島各地、包括今日的新加坡。唐朝時代、馬

來半島、出了一個統一的國家、中國史籍上稱之爲「三佛齊」。三佛齊統治馬來半島和蘇門答臘等地。當時唐朝國力鼎盛、三佛齊遣使通好、曾派王子俱摩多親來中國、貢獻方物、唐玄宗接受朝覲、並賜絹百匹。封他爲大將軍、賓義王。宋代、三佛齊與中國交往不絕。明代、馬來半島由馬六甲王朝統治、其王受明成祖冊封爲馬六甲王、(滿刺加王)。授賜國璽一方、紫袍一襲、黃傘一柄。馬六甲王朝、立國百餘年、先後遣使來華通好凡二十三次、國王親率妻子、陪臣而來者達五次、而中國遣使宣慰者亦凡十四次。足見兩國關係密切、而中國文化、很早就在馬來亞植根了。

印尼人、原居中國雲南邊區、後遷徙至今日爪哇、蘇門答臘等地發展。《後漢書》載；順帝永建六年(公元一三一年)耶加達(爪哇)遣使入貢、而近世考古學家在印尼發見不少漢代文物、足證印尼早與中國往還。三國時代吳國遣使海外、宣揚國化、嘗到爪哇。明代鄭和七下「西洋」、到過印尼的地方很多、影響南洋文化發展甚鉅。華人羅芳伯、在印尼受封爲王、自稱「大唐客長」、對傳播中華文化、貢獻極大。

東亞各國、千數百年來、或內屬、或臣服、長期受中國文化影響、中國文化既以儒學爲主流、他們的文化、即受儒學所感染。

孔子學說對西方文化的影響、莫過於引發十八世紀時期歐洲的「啟蒙運動」、產生了自由主義、促成科學上的大發見、同時也改變了舊的傳說和信仰。

早期西方文化、建築在希臘的哲學、羅馬的法律和基督教的道德觀念上。歐洲中世紀時代、各國的文化、教育、政治、經濟、全由教士所操縱、他們以「神」道來解釋一切事理。當時偉大哲學家蘇格拉底提出「人」道、傑出科學家狄卡兒提倡「物」理、都受到教士的猛烈抨擊、指爲邪說、結果忍辱而死。但到了十八世紀、耶穌會士來華傳教之後、揭開了中西文化交流的

新紀元、他們把孔子學說、儒家思想、中國文化、傳至歐洲、啟發了時人的思想、提出「天賦人權」、「自然主義」的理論、由是演變成歐洲的「啟蒙運動」。

先是明朝萬曆年間、意大利人利瑪竇來華傳教、把《論語》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翻譯、傳至歐洲、廣泛地引起歐洲學者研究中國文化的興趣。法國人杜可迪著《中國全誌》、介紹中國歷史、地理、文物、制度、很受讀者歡迎、迅即有了英、德、俄、意等文字的譯本、流遍歐洲各國。稍後、法國大文豪藍遜(G. LANSON)公開盛稱孔子學說。他指出；十七世紀末和十八世紀初年、法國哲學思潮有一種新發展、大家都渴望找尋一種不受宗教獨斷主義所把持、也不受形而上之學理論所支配的道德學。這種道德學、是從人的良心裏產生出來、正如孔子所說、道德源於人的「仁」——人的理性。當時法國的文化、在歐洲佔着領導地位；他的言論、影響很大、而中國的儒家經典、像《大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孝經》、《易經》、《書經》等、紛紛被翻譯為歐洲多國文字、同時更有學者撰寫《孔子的道德觀》、《孔子傳》、《孔門弟子傳略》等書。德國、法國、英國、意國先後成立「東方學院」、研究中國文化。當時歐洲的著名學者、像萊布尼茲(LEIBNIZ)法蘭克(FRANKE)大哲學家孟德斯鳩(MONTESQUIEU)盧梭(ROUSSEAU)福祿特爾(VOLTAIRE)等、都受孔子學說的影響、提出以「人」為主的自由思想與道德主義。承學之士、擴而充之、漸漸脫離宗教神權的縛束、提出「理性主義」、「自然主義」、「實踐主義」、「價值主義」等等、開拓了學術思想和文化藝術的新領域。同時、自從擺脫了神權主義以後、人們可以任意尋求「自然」的真理、「自然」的「物」理、而中國早期傳入歐洲的各種科技如火藥、風車、手車、指南針、印刷術、渾天儀、造橋、織絲等等。成爲研究「物」理的對象。結果、在短短的百餘年間、西方文化、凌轢世界。

孔子學說、是中國文化的主流、也曾經影響東亞各國和歐洲西方文化的發展、這是鐵一般的事實。但孔子學說在近代中國歷史上、曾經受到蔑視和抨擊、例如明代的李卓吾、反對「崇孔」、五四運動時期、胡適、陳獨秀等人提出「打倒孔家店」、「文革」時期、孔子更受到猛烈的「批判」、指為「黑教」、「流毒」。究竟真理就是真理、經得起時代考驗、曾幾何時、國內恢復尊孔、重脩孔子廟、大成殿、設立孔子基金會、出版「孔子教育思想論文集」、發行「萬世師表孔子金幣」、舉辦全國性和國際性的孔學研討會。推崇孔子、一時無兩。縱觀今日世界、在高度物質文明的社會裏、人人追求物慾。自由民主、變成「自我主義」；「存在價值」、化成人與人間的仇恨和鬥爭。輕禮教、蔑道德、肆暴戾、人類前途、隱伏危機。究其原因、就是人們為「物」慾所蔽、漸漸變成「物」的奴隸、失掉人的本性。孔子學說、以「人」為本、以「仁」為主、能救人於「物」慾大海之中、使之誕登彼岸、過着道德理性的生活。孔子的理想、是「大同」社會、而「大同」社會是針對全人類而言、全世界而言、無畛域之分、無種族之別、確是放諸四海而皆準。

附錄

一九八二年美國三藩市舉行祭孔大典、美國列根總統的賀辭。

「孔子學說對人類行為與倫理準則、不但影響中國人民、同時影響全人類。他的教訓、由一代接一代地傳下來、使世界獲得了豐富的文化遺產。」

重印孔子家語序

孔聖降生二五四零年公元一九八九年梁耀明撰

耀明別署銀齋、一九一二年生於原籍容奇。年十四即從事工商、懋遷有道、復揖讓而多文、公餘恒徜徉湖山、遊踪所至、必囊佳什以歸、乃著有聽曉山房集一卷行世、山房乃先生之別業也。爲愉社雅集、鴻社雅集、錦山文社吟侶、重建故里容山中學及重修青雲太平雙塔之昌導者。本文并諸重印古本孔子家語篇首。

仲尼之教，吾民奉爲立身行事之本者二千餘年、直乃地義天經、金鐘木鐸、故民德因之歸厚、彝倫亦以攸序、經萬劫而不磨、歷千祀而益光。新文運起、部份狂妄之士、叫囂倒孔、遂使道德淪亡、人心悖惑、釀成國家爭擾、劫難迭至、言之痛心。近以梁君其政出其家藏影宋孔子家語、版本精雅、字體便讀、意欲將之重印、以廣流傳、藉匡世運。同人嘉其美意、因相與醴資再梓、戴欽才先生支持最先、並商請黃簡先生規劃指導、美事幸底於成。嗟乎、儒家之學、仁以待人、義以律己、時至今日、雖不可一成不變、總不能棄如敝屣、其中義理、有益於人心世道者仍多、重印此書、幸而引起世人閱讀、使數千年美德不至失墜、此爲吾人區區之意也。一九八九年歲己巳仲冬順德梁耀明序於香海之濱、同人姓字分舉如左。

梁其政。戴欽才。何式南。邱中一。何竹平。梁耀明。